【世上最完美的殺妻計劃】陳建德 2023 年懸念電影文學劇本

澳門新聞報道:

一名 55 歲本澳男子,在內地報警,聲稱其妻子失蹤。公安首先循失蹤 人口方向調查。翻查兩人人住的旅館閉路電視片段,確認當天早上八時 十分,男事主經過旅館大堂離去後,相隔不到兩分鐘,其妻子出現。

妻子經過大堂櫃檯之後,停步再折返,隨後接電話,匆忙離去。

大堂經理事後向警方表示,妻子當時掏出手機,打算預繳房費,說夫妻 倆會出遠門,一段時間才回來,希望留住其獨立屋租用單位。正當準備 付款之際,突然有電話打進,妻子接聽,並向經理表示稍後再付,連忙 聽著手機從旅館大門離去。

從附近街上的閉路電視,可見妻子離開旅館後,一直在講電話,徒步了一段路,突然有所發現,肢體動作變得慌亂,拔足往本來相反方向狂奔,像是躲避某人,然後進入一條沒有閉路電視的路段。

自此之後, 妻子便再沒有出現在任何視頻當中。

在妻子最後出現的同一畫面,大概十幾秒之後的,其丈夫,即報案人,追趕著妻子進入這「盲區」。直到黃昏時分,丈夫從「盲區」出來,手中拿著妻子剛才身穿的衣服鞋襪,沿途返回旅館方向。

丈夫從旅館大門回到櫃檯,神情緊張地詢問其妻子有否回來,經理表示 沒看見,丈夫左右顧盼,便往旅館內租住的獨立屋方向跑去,兩分鐘後 再匆忙沿路折返,通過大堂再離開旅館。

事後丈夫對警方解釋說,當天早上自己先行離開旅館後不久,回頭發現妻子在街上,便叫她,她反應怪異,驚惶失措,拔足狂奔逃離丈夫。丈夫追妻子進盲區後,曾經一度失去知覺。醒來後發現妻子衣物和電話,回旅館也不見妻子,便回附近一帶,一直搜索到晚上,覺得事態嚴重,決定報警。

兩天後,警方地毯式徹底搜查過「盲區」對出湖泊、湖邊洞穴,以及兩人在旅館長期租住的獨立屋之後,有理由懷疑妻子已經被人殺害,遂將其丈夫,即報案人,馬上拘捕。

老公的視點:

我們都知道,有些動物是天生一夫一妻制的,而我們人類,很遺憾,從來都不是。我們硬要創造婚姻制度出來,當然原因很多,而其中一個,可能跟我們創造聖誕老人出來的原因,差不多吧。

在我的雄性朋友當中,真正開心地活在婚姻生活裡的,為數不多,就算有,那個叫邵×銘的,相信也只是在騙自己吧。

年青時,大家都會想出各種各樣的花招,瞞過另一半,相約群體野外覓 食,重歸人類本真。又或者,單獨行動的,只要向隊友們說一句"掩護 我",其餘各人便會馬上金像編劇上身,在電話對話中,每次都編出天 衣無縫,毫無破綻、卻又不會重複的在場證明。

那些都是結婚以前,那段「想結不結」的瘋狂歲月。隨著時間推移、年月積累,身心都好像漸漸失去了這種渴求,及至到了退休年齡,賦閒在家,百無聊賴,人生彷彿變得失去了意義。

老伴也慢慢變成了:一條終日躺在床上的魚。

她的人生意義, 彷彿就是只有手機購物。

每天,我都會在家發現很多:與自己生活毫無關係,或者與她、甚至與任何人類毫無關係的物件。

我們沒有生小孩,沒有養寵物,兩人父母雙亡,沒有親戚,家裡就只有 我們倆口,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她覺得:家裡的活動空間只剩下一條 走廊「過得自己過得人」,就足夠了。 退休後,我試過跟她各種各樣的戶外活動,這樣應該對兩人都好一點,最起碼比整天躺著好吧。

幾次之後,她就因為:太冷了;太累了;太曬了;太大風吹乾皮膚…而回到她那個太舒服的被窩裡去。

我們曾經說好,退休後,有錢沒錢也好,兩人窮遊世界,去到那,活到那。當我把這舊事重提時,她就好像觸電了一般,盯著我。然後又被手機裡那個討厭的國語女人聲音吸引了過去,那女人還叫囂著: 「現在還不買就會悔恨終生!悔恨終生!悔恨終生!」

悔恨終生? 我悔恨嗎?

唉,試問在「將要結婚的時候」誰沒有想過分手,我當然也不例外,到最後都……都不就是因為:關鍵時刻一剎的「捨不得」,心軟了。還有就是「都耽誤了人家這麼久,現在分手跟耍流氓有什麼分別」這個想法。

事實上,在結婚之前的那段日子,兩人相處久了,誰都會發覺很多合不來的地方,然後你會想: 嘿,試問世上誰完美,慢慢改,就好了。

然後又過了一會,你又會想: 嘿, 改不了也就不改了吧, 我現在也差不 多已經習慣了, 如果她改, 我可能反而會不習慣。

然後又再過了一陣,你發覺自己暗地裡其實從來沒有習慣過她的壞習慣,你只是害怕分手的傷痛。然後你又會想:嘿,結就結吧,結了,合不來才算吧。又不是簽了死約而不能離婚的。反正我都沒有錢,就算分一半身家給她,零除以二還是等如零啊。

可是,好景不常,婚後,我的父母幾乎馬上意外雙雙去世,我意外得了一筆遺產,為數不多,百多萬港幣而已,那時正值是 2008 年世界金融 風暴,樓房價格都插水式下跌。銀行門口都排著要求銀行給他們一個交代的苦主們。

我的錢當然不會放銀行,經過幾番考量下,便隨便買了一個小型單位。

說真的,對於房地產這行業,我沒有半點心得或者認識,而彷彿就好像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無時無刻都在指引著我前行。如果有機會,我很想當面地感謝祂。

就這樣,一間疊一間,這間的租金負責那間的供款。幾年間,等到經濟慢慢變回正常時,我手頭上已經擁有不少物業,而我依然沒有告訴她。

因為很多住客要我處理租用單位的事務,比如:這個的水喉壞了,晚上 找不到水喉師傅,我要幫她弄;那個的樓上單位噪音極大,報了警也沒 用,半夜三更打來要求我過去出面調停。

老婆可能開始誤會我有外遇,可是她又沒有說什麼,只是怕我晚歸吵醒她,把我的被褥都搬了出廳外。

就這樣,我們分床睡,只是在早上好像兩個室友,一起吃個早餐,然後 我便拿著她給我準備好的午餐「上班」去,每天「下班」準時回家晚 飯,然後我會坐到廳中一角,看著我的電腦,用著我的手機,繼續我繁 重的房地產業務。

就這樣,過了好幾年。偶爾過時過節,大家會出外吃個晚飯,然後看個電影,然後回家關電話,她會抱起我放在廳中的枕頭被褥,兩人一起人房睡。然後第二天「下班」,看到我的枕頭被褥都又被拿了出廳,我便明白優惠期完結了。

其實開始炒樓了幾年後,我已經辭退了本來在寫字樓的工作,每天就是 拿著老婆包的午餐,坐在麥當勞看電腦,講電話,已經忙得不行。

試過有一次,大約3年前,疫情剛開始了沒多久,我在麥當勞遇到老婆和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兩人坐了在隔數張檯那處,老婆定眼地看著我這邊過來,她的女性朋友當時背向著我。

我正在手提電話中,處理著一個租客因為疫情,而要求大幅減租的事宜,所以我的態度有點差。她正拉著朋友,正要過來介紹一番。當時那位朋友準備轉身,老婆剛好擋住了我們的視線,於是,我倆都沒有直線看到對方。

眼見她們正要走過來,我用嘴形和手勢向老婆示意「別過來,我正在開一個重要的會議」。然後我別過頭,從玻璃上的反光物件看到:老婆和那友人都似乎看明白了,慢慢坐回原來座位。

我依稀看見友人好像在問老婆「妳老公是幹什麼的呢?」老婆想了想, 說到一半,好像又不太肯定,又好像打算過來問我,才覺得「『連自己 老公幹什麼工作都不確定』是一件確實非常荒謬的事」而終於放棄了。

事實上, 我們夫妻倆的對話, 真的不多。

這一切事緣婚後不久,我們因為小事,有過一次爭吵。她很暴力,遇到不高興的,便一巴掌打過來,我本能反應的出手一檔,結果不小心一拳打到了她的臉上。

這還不是最壞的情況,最壞的情況是:看著她暈倒,跌落沙發時,我毫無半點打算搶救她的意圖,就這樣靜靜地坐了下來,在旁邊看著她。

然後,她回了東北家鄉,很久很久。

我愈想愈覺得不對勁,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暴力的人,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反應,和見死不救的舉操呢?

不久,我在網上收到一個「免費心理諮詢服務」的廣告,這年輕的女心 理醫生聲稱「覺得有效才付款」。

我本來覺得,這不過就是色情網站的伎倆,打算不加理會。而不知道為何,我猶豫了一會,終於回應,畢竟,我沒有什麼可以吃虧,只要自己 謹慎,覺得不對勁的時候,馬上離開便可以了。

結果我透過視頻,造訪這位心理醫生,過程中,大家都沒有露面,而且雙方都經過聲音處理,以便更好地保護大家隱私。

我把當天跟老婆「打架」的事說出。醫生問我,印象中,有否類似這樣被人無理掌摑過的經歷,我說沒有。

醫生提議給我做一個網上催眠,我離線,考慮了一陣。然後,我先把自己所有網上銀行暫時封鎖,再開了一部攝錄機自拍,然後我們恢復對話。

透過屏幕,在醫生的指引下,我的回憶重返到了14歲。那時侯我念中二下學期,因為爸爸的工作關係,我們搬了區,轉了校,到了一個全新的環境。

在第三天上課之前,同學們都排隊在課室前面,看來正在準備下禮堂,或者去哪裡有什麼活動,而我當時只是呆呆地坐著,不知道我是否應該加入排隊。

一個女同學站了在我面前,頗為大聲地問:「你昨天放學是不是跟蹤我?」

我一頭冒水,說:「什麼?」

然後她便一巴掌打了到我臉上。

我蒙了一陣,魂魄彷彿飛了出來,在半空漂浮了不知多久,穿梭夾雜在排隊同學們的笑聲、和一個一個竊竊私語的嘴臉。我感覺五味雜陳。

她為什麼會打我呢?沒錯,我想起來了,昨天放學時,應該見過這女同學,她下巴士的時候回頭看了我一眼,我有點不好意思,看了往別處,然後跟著下車,中間還隔開了幾個人。

下車之後,我顧著認路回新搬的家,隱約間看到她又出現在我前面不遠處,然後她便轉彎消失了。

我繼續走了兩步,往另一邊拐彎,到家了。因為我就住在附近。

被摑後,我成了大家都不願意接受的新同學,對我起了各種各樣難聽的花名。可能因為這件事,讓我的中學時期都沒膽去跟任何女生說過一句話。

醫生聽到這裡,停了我,我也明白了自己不想再被掌摑的始末。

不知道什麼原因,而說真的,醫生好像都沒有幫過我什麼,而在她的引導下,能夠把這件事說了出來,我感覺煥然一新。

之後,我自己也上網看了很多關於心理學的文獻,希望也能幫助老婆把過去可能有的心病徹底治癒。

幾個月後,當她從東北回來的時候,我跟她說了我看心理醫生的事,也 告訴了她「醫生幫我想起掌摑事件後,我明白到自己的問題的根源,現 在感覺舒服得多了。」

我說如果不想看醫生,其實也可以好好主動跟我分享以前類似有人觸怒 她的經歷。

她竟然說: 「兩公婆不用知道對方的過去那麼多。」

我頓時啞口無言,這跟我剛認識時候的她,判若兩人。那時候,就算分隔兩地,我們也急不及待地分享大家對事物的很多感受;小時候的經歷;學校;工作,無所不談。

說真的,可能就是這樣的分享,讓我當時覺得:終於找到可以過日子的另一半。

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的認識,在東北的吉林省,長春市。

那個時候,我在商談一個羽絨服生意,住了在市內一個頗大的酒店。

每天早上6點,我都準時乘升降機,下去酒店二樓的餐廳吃早餐,差不多6點半吃飽,我便會乘升降機,返回房間,去準備等一下的會議。

而每天早餐的回程,在二樓進升降機的時候,都會遇到一個高高瘦瘦的、大概 20 歲的女孩,她應該是從一樓進升降機的。(大陸地面層叫一樓)

她從來都是低著頭,單邊背著一個頗為殘舊的布包包。穿著跟酒店大堂 櫃檯員工差不多一樣的制服,所不同的,就是她從來都不穿裙子,而是 長褲。

見到我這個客人進升降機來,她都會禮貌地輕微點頭,然後把頭垂下,從來沒有直接地看過我一眼。

她要到的樓層比我房間的要低,是酒店的辦公室樓層。

她離開升降機時,都會再次禮貌地稍微回身跟我點頭。

幾天之後, 我進電梯時, 她在跟我點頭後, 都知道我要到的樓層而幫我 按鈕, 雖然她還是由始至終都沒有直接地看過我一眼。

再一天後, 我就再沒有見她在那間酒店出現了。

沒多久,我因為遷就客戶,要轉到了一個小鎮去,住了在一家很小的旅 館。

第二天早上,同樣地,我六點就下樓梯,到了一樓。

由於指示牌的凋落,我找不到餐廳,回頭就看見她,站了在某個路口,她一身便服,跟一個背向著我、靠著牆的少女正在談話。

她乘著那朋友沒注意,向我微笑了一下,輕輕遞了遞手指,指示我餐廳的方向。

為了掩飾內心的驚愕,我強作冷靜地向她點點頭,便轉身往她所指示的方向,看到了餐廳,當時的心情其實是無比的興奮,一直都不敢回頭,很怕回頭過去發現剛才都是自己的幻覺——那裡原來根本沒有人。

於是我便沿途不停利用牆壁上反光的物件,確認了,那個確實就是——前陣子在長春市酒店一連幾天早上、我在升降機遇到的女孩。

戰戰兢兢地吃過早餐,獨個在喝飲料時,我再從旁邊反光的物件,發現 了她正在跟我身後一桌上、年老夫妻遊客,用心地解說著地圖。

她非常專注,一直都沒有看我這邊過來。

不知道是否自己的一廂情願,我情不自禁地慢慢回頭看著她,她對兩年老遊客的細心和呵護,我不禁想像到「這兩老就是我的爸媽」。

然後,我看往別處的反光物件,對自己的倒映說:如果現在發生的一切,是真實的話,那麼應該就是上天的安排:我已經 38 歲人,如果做人還是那樣畏首畏尾的話,就以後一輩子都會這樣的了。

突破,其實就是這一剎那的事,不用擇日,不用問卜,只要想改變,鑰匙就在自己手上。

不知在什麼時候,她已經坐了下來在我的旁邊:

「我…應該不會打擾你吧?」她說。

為了掩飾我的突然受驚,和那份一定要衝破「畏首畏尾」的決心,我居然在她還沒有說完便衝口而出地說了一句:

「妳…覺得妳可以嗎?」

時間和空間,似乎都在這一剎那靜止了,一句無法回收的說話,和那隻尾隨著省略號的卡通烏鴉,一邊叫,一邊從畫面右至左慢慢流過。

我居然失控地笑了出聲,她也笑得開顏:

「那…你就看著吧。」

聽完她這樣說後, 我倆都忍不住大笑起來。

理所當然地, 我們開始了交談。

原來她剛剛辭退了在長春市酒店出納的工作,怪不得我在那邊最後的幾天,都沒有見到她。

辭職的原因,是她必須要回家鄉一趟,所以順道回來探望這所以前工作 過小鎮旅館的舊同事。

而她的家鄉, 就在離這小鎮不遠處。

我問她家裡是不是發生什麼急事, 非要辭職趕回去呢?

她說其實不是什麼急事, 只是鄉例而已。

我倆互望了良久,她繼續:

「而『例』,其實就是要用來『破』的,我回去也只是配合一下吧。」

她始終沒有說清原因,而她的這個「破例」的見解,令我這個墨守成規的,至今還有很多東西尚未「破」的處男來說,的確是耳目一新。

我們交換了聯繫方式,然後,我去忙我的,而她也趕路回家鄉。

幾天過去,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想著她,在飛回到澳門當日,便跟她開始了語音通信。

她終於願意告訴我,鄉例就是:女孩 21 歲一定要結婚。而那天早上,已經是她最後一次的相親了。

我不敢問她是否成功,只知道對方的名字代號叫「隔壁村口阿牛」。

時間流逝,我們的話題,慢慢變得愈來愈深入。

她告訴我,她是個棄嬰,唯一相依為命的奶奶,年青時候,在外面打工 多年後,回家鄉時,在別的村口撿到她。奶奶獨身,更獨力把她帶大, 而因為年紀漸老,家裡條件漸漸變差。

在她其實只有 11 歲的時候,因為長得高大,奶奶便把她年齡虛報為 14 歲,送禮加關係,把她安排了到小鎮上那家「全部房務員都只有女孩」便以為對女孩子來說很安全的旅館,當起了房務員。

她還告訴我,上班不久便在房間被幾個流氓意圖侵犯。

情急之下,她拿起那抽很大的鑰匙,抵著自己脖子,以性命要脅。最後脖子終於出血了,才得以保持保住清白。

她也告訴了我很多、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的商業醜行,還有她如何一步一步觀察和了解這些險境,發現當中的竅門,慢慢從一個小鎮旅館的 房務員,十年間變成了大城市酒店的出納。

而同一時間,她半工讀完成了大學課程,至於科目,她沒有告訴我,說適當時候,便會讓我知道,給我一個驚喜。

差不多三個月過去,我們所說的話題,豐富得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於是我借故又去了一趟東北。

當我告訴她我就在村口時,她很快便衝了出來,而且開心不已。

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次重遇,當我們在村路的兩面,等著中間的牛群橫過時,她那份笑不攏嘴的喜悅。

可能就在那一刻,我就認定了,跟我過這輩子的人,應該就是她。

不知道是農村天氣寒冷乾燥,抑或她當時化了點妝,還是僅僅因為害羞,她臉蛋就是紅紅的,而樣貌看上去,跟以前也有點不同,特別是眼睛的部份。

我細心想想:這個地方離開韓國那麼近,說不定她割了個雙眼皮或者什麼的呢,這種事,當然不要當面揭穿人家。

她馬上推我上了「我剛剛才下來的」同一部機場巴士,我倆到了附近另一小鎮,因為她說如果讓熟人看到「未結婚就有男人上門找她」她可就麻煩了。

我說服了她,先過來澳門隔鄰的珠海,看看南方的生活是否適合自己,反正她家裡就只有奶奶一人。如果適合,才把奶奶也接過去也不麻煩。

她把我安頓了在家鄉附近另一小鎮的一所旅館,自己回家鄉處理一些 事,然後事情有些變,她奶奶說要見見我,才放心。於是我便跟她回家 鄉了。

在她家鄉住了一陣子,整條村的人都幾乎見過了,她便跟我飛到了珠海。我們在珠海關口附近,租了一小套間,我睡廳,她睡房,每天早上我過海關,回澳門上班,她都會在窗前遠遠跟我揮手道別。

黃昏下班,我過關回珠海,她都會在那套間窗前的炊煙中,笑得幸福地 等著我。

她說:有些行為,要等到結婚以後才進行,兩人才可以得到長久的幸福,就這樣,我們都過著「止乎禮」的「無比幸福」。

轉眼我們交往了將近兩年,就好像前面說過的種種原因,加上奶奶的去世,她回了一趟家鄉,辦完事,把奶奶的骨灰也請了過來,而自從回來後,她的心情一直低落,不久,我們便「自自然然」地結婚了。

再轉眼就是 15 年,她就變成了現在幾乎終日躺在床上的這位網購鉅子。

說真的,她確實好像變了另一個人,而每當我懷念當初認識的她,我都 會重溫我倆在最初三個月的「東北-澳門」通話內容,縱使那個通信軟 件已經漸漸沒有人使用,接近被淘汰。

她跟我同樣終日看著手機,只可惜,她看的已經是日新月異的產品。

她這些年賺的,應該也不少。另一方面,關於我這十多年以來,房地產的獲利,她也沒有過問。

確實,在這世界幾乎停擺這幾年間,我越做越大,連外地的房地產,我也勇敢地「趁病取命」。

現在一切回覆正常,正是栽種期,手頭上的物業都已經全部出租,它們 之間的「這一筆蓋那一筆」的操作,應該可以運行一段日子,如果世界 再沒有突發事件,資產應該會不斷增大。

我也應該在往後的好幾年時間,就如「一個法國種葡萄的農民」那樣,什麼都不用做,或者說,什麼都不能做,就等著收成吧。

加上,這幾年當大家都在埋怨著什麼都不能做的時候,我的努力已經透支得夠了。

說真的,我非常感激 2008 和 2020 這兩個關口,相信世上像我這樣凡事往好的一方面看的人應該不多,而這就是我們這些「勇敢的冒險者」應該得到的報酬。

於是, 才 55 歲的我, 便告訴老婆, 按「公司」規定, 我要退休了。

可是對於我的「終於每天可以陪著她」,她似乎一點都不感興趣。而對於相約好的「背包遊世界」更加有點「請不要浪費我寶貴的時間」的難為表情。

天啊,我這十幾年非常用心地,賺了些錢,想跟自己老婆一起花,有錯嗎?

然後, 誰都沒有再提起這件事。

直到有一個星期天的黃昏,我從「當初認識她的時候」常用的通信軟件,收到一個很奇怪的信息。

最初,我覺得又是那些網上廣告,或者網上「仙人跳」的伎倆,等到哄騙你把褲子也脫了給「她」看,「她」便會露出本來面目來勒索你。

可是「她」接下來說了一句,讓我當場凝住了。

「我…應該不會打擾你吧?」這東北口音國語女聲,給我帶回了無限的回憶。

我冷靜了一下,跟自己說,可能日有所思,又或者,就是那麼巧合而 已。

想真一點,這也是個頗為合理的開場白,可是能夠說到連聲線跟語調都一模一樣,整件事確實有點詭異。

我輕輕推開睡房門,從門縫看清楚房間裡面,看到床上背向著我的老婆。的確,她正在熟睡,還間間斷斷地發出了海豚般的鳴叫。

我心想,這個應該不會是「她跟我開的玩笑吧」。

然後,我抱著「我就跟妳玩下去,看妳有什麼把戲」的心態,來對待這事,事實上我們除了正式交往之前的三個月通話期,好像都再沒有這種 情趣互動。

然後我謹慎地回了一句語音: 「妳…覺得妳可以嗎?」

她停了很久。我想,妳應該接不下去了吧。因為這些年來,我都沒有對 誰說起過這件事。

可是,我沒有告訴誰,不代表她沒有啊。這一切很有可能就是:她委託 一個朋友幫忙,目的就是玩弄我,甚至試探我。但試問這個又有什麼好 玩弄,又或者好試探的呢?

突然,她同樣以語音回覆了:「那…你就看著吧!」

靜止片刻之後,我們兩人都忍不住噴了笑,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愈來愈 想知道這件事的發展。反正我退了休,就閒著,看妳還有什麼能耐。

隨即, 她發來了兩張相片, 並說:

「你發覺這兩張相片的人,有什麼差異嗎?」

我細看之下,發現左面的一張,就是我現在的雙眼皮老婆,而右面的一張…慢著,這個,不就是我最初在小鎮旅館餐廳談話那單眼皮女孩嗎?

我衝口而出: 「不是同一個人嗎? 不就是割了個雙眼皮而已吧。」。

「是同一軀殼, 而不同的, 是靈魂。」她說。

「什麼?」我嚇到往後大力靠了在椅背上,她繼續: 「你沒聽過靈魂是經由眼睛進出的這個說法嗎…..」我嚇得整個人跌了在地上。

我的過激反應,差點兒把睡房裡正在熟睡的她吵醒。我遠遠從門縫看見她轉了個身,面朝向了我,沒多久,又繼續由淺人深地恢復本來的海豚鳴叫。

沒錯,想深一層,那次在村口外,三個月通信後的重逢,我確實覺得她的眼睛,有很大的不同。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 1. 我最初見她的兩次,分別先後在「城市的酒店」和「小鎮的旅館」, 特別是在酒店期間,時間根本不多,也沒有怎麼看過她的正面。所以, 她很有可能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 2. 這三個月以來,因為思念,無意中加多了自己的想像,讓記憶出現了偏差; 還是...
- 3. 因為那雙眼睛就是靈魂的窗戶——靈魂的出人口?這樣說,房間裡面 那個她的靈魂……

我強作冷靜,一時間無法理解剛剛接收到的這股龐大信息。

我儘量壓低聲線,問:「妳的意思是:睡房裡面那個,根本不是我老婆?」

對方回答:「沒錯她是你十多年前娶的女人,而她不是你當初在長春遇上,然後通了三個月信息,跟你深深相愛的人。」

我一時間給搞懵了:

「那麽當初的那個在哪?」

「那個就是我。」

「那妳可以現身讓我見見面嗎?」

「實不相瞞,我確實感覺不到自己的肉身,我在醫院醒來,就發現自己……就是現在這個狀況,我的意識就好像…就好像…怎麼說呢,就好像是一個電腦程式那樣,我能夠操控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電腦軟件,例如我們以前用的這個通信程式。」

我雙眼掙得極大,鼻孔也擴大,腰板挺直,深深倒抽了一口氣,當感覺 到背後突然發涼,好像快要暈倒的同時,我猛然把電腦關了,馬上跳回 到我廳中一角的沙發上,蓋被睡覺。

「我一定在作夢,最近看老高看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何時人睡,第二天我一醒來,便不由分說地衝進房間把老婆拉醒,托辭今天是什麼紀念日,我們出去郊遊,去到哪,吃到哪,然後晚飯,直落慶祝一整天。

老婆的反應依舊是不願搭理,最後依舊是來了一句:滾!

她依然背著向我,我告訴的她,昨晚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夢中有另一個妳...

突然,我被自己無意看到的東西停住了,放了在客廳沙發上的手機,版面突然亮起來。在微弱的晨光下,我慢慢步出去,依稀從版面幾乎一閃即逝的餘光,看到了一個信息:

「我想你啦。」

我的心一寒, 昨天黃昏發生的, 難道不是夢?

我打開手機,昨天黃昏確實有一通很長的網上音頻通話。我打了個冷震,便連隨把對話紀錄刪除了。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把手機裡的這個通信軟件徹底剷除吧。

可是, 我還是捨不得。

慢著, 如果昨天真的有人跟我通話, 那人會是誰呢?

我約了同樣退了休的邵 × 銘到以前經常大夥兒 5 個人、要霸兩張相鄰桌子的茶餐廳的戶外吸煙區吃個早餐。如今就只有我們兩人,其他的,有些過世了,有些還未退休。

我把這件事,如實告訴了他。還把昨晚的整段音頻對話給他聽。

他的反應是:「你應該是退了休,閒著無聊,用電腦或者另一手機,把 另一女友的對話、剪接了,再發給自己,自我安慰吧。」

「那是我跟我老婆認識當天現場說的,從來不是錄音對話…還有,你我認識 40 多年,你見過我還有別的女朋友嗎?」

「那我以前帶你回珠海認識的那些,算不算呢?」

「你們4個就經常去,帶我去,就只有一次,5人各自進入小房間後,我還出來拍你房門,說我還是做不出這樣的事,先回澳門去。」

邵 X 銘就是那種沒心沒肺,這個朋友跟那個朋友都分不清的人,他細心想想,覺得好像也是。

他說:「啊,對啦,往後的每次,我都是跟他們上來玩的啊,記錯了, 嘻嘻。」

我說:「我就只有當金牌編劇的份兒。試過最多一次,我一個人掩護你們4個混球。」

他把香煙抽完最後一口,掉地,用鞋研磨弄熄,仰天彷彿唏嘘地說: 「啊,沒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現在不要帶壞我了,我跟我老婆好好的呢?」 我說:「啊,對嘛,她沒跟妳計較『你把病毒傳染給她』那件事嗎?」

他左右顧盼,然後哄近,怪責我說: 「這麼大聲疾呼幹嘛? 很光彩嗎? 十幾年都沒治好,不都已經死了嗎?」

茶餐廳新請來的漂亮小姐姐經過,收拾鄰座,我們都靜了一會,眼睛先吃個冰淇淋冷靜一下。被她離開時發現了之後,我們都禮貌地向她點點頭表示謝意。

我說:「其實你老婆應該非常愛你,我當年電話中幫你編故事,說你生日喝多了,在廁所小便時滑倒,失去知覺很久沒人發現,又沒穿好褲子,所以把它泡了在濕漉漉的地上,獲救時已經泡到皺皮,以致受到了感染。她居然也相信,說明她就是不想跟你翻臉,你還是好好珍惜她吧。」

「你說得對啊,所以我現在學會了非常小心,十幾年沒有再出事啦。」

我搖搖頭, 心想: 狗, 是真的改不了吃那個的。

他繼續:「你知道嗎?婚姻制度根本就是個騙局,男人如果想把婚姻好好守護,總不能夠像你現在這樣的啊。」

我一臉不屑地看著他, 眼神表示著: 我這樣有什麼問題呢?

而私底下我卻暗自覺得: 正在自欺欺人的那個, 到底是他, 還是我呢?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縱使我忠忠直直,婚姻也落得如斯下場,難道我這樣還算得上:沒有好好守護,沒有用心維繫嗎?

為何一個像邵 X 銘這樣的混球,就可以得到老婆的癡情,我就換來這樣的冷待呢?

我這樣下去繼續做一個好好丈夫, 有意思嗎?

不由自主地,我雙腳走到了就算連白天也到處鶯鶯燕燕的煙花之地,有兩個打扮妖豔的年輕女子向我拋媚眼。

我停了停腳步,看著她們,不好意思,我可能剛才早餐吃多了,有點想 吐。

我向兩位點頭示意不好意思打擾了,我確實有點不方便,便找了一個垃圾桶,吐了,擦乾淨嘴角後,便離開了那地方。

我坐了下來,在一個停運了三年,而現在重新活躍起來的遊客區域、遠 處的石階上。

遠眺著各式各樣的遊人,有些一家大小、拖箱推車的,有些穿金戴銀、拖著一兩三個美女的,有的不停地周遊試食,有的不惜排隊輪候多時, 只因為對這家情有獨鍾,或者食評 6 星……。

而結果都是一樣,因為那邊公廁排隊的人龍確實不遑多樣,然後藥房就 分批進去、買保健藥或減肥產品。

各人都用著不同的方法,呈現著這異曲同工的生態循環。

難道,這就是人生了嗎?

我的老婆現在變了,我只好緬懷當初認識時候的她,我這種「希望時光也能夠循環」的心態,有錯嗎?

我掏出手機,有點不敢打開,害怕給邵 X 銘說中了,我的確是「太閒,以致胡思亂想」了嗎?

此時、手機有信息傳來、又是那個澳門已經沒人用的通信軟件。

從版面中, 我看到一條「語音通話接聽請求」的通知。

什麼,從昨晚的「語音留言」,升格為「現場即時對話」? 我確實有點緊張。

我到了這煩囂的背後,一個頗為清幽的環境,坐了下來,確保了自己是 絕對的清醒和冷靜,把手機接通了。

「你想我嗎?」她問,再次地,語氣跟聲線就是 17 年前的她。

我來了一陣騷軟,感覺整體的血液,彷彿一下子凝聚了在某點,被鎖住了而不能流通到全身各處。

跟今天早上她發給我那句,兩句加起來,就成了: 「我想你啦,你想我嗎?」這正正就是我們當年通信的常用開場用語。

我坐著, 腹式深呼吸了一陣, 血氣慢慢恢復, 勉強沙啞地回了話。

回答了一句那類聽上去似是冒犯,而其實是「糞便裡面包裹著蜜糖」的 窩心暗號的指定回應語句: 「妳具體的意思是指…什麼時候呢?」

同樣地,靜了一秒,然後雙方都爆笑了,因為這正正就是我們最初三個月「澳門-東北」遙距交往的「身份確認暗號」。

我其實當場開心得灑出了淚水,只是不想被對方發現,而不停地說笑。

這久違了的強烈感覺,讓我的「防線和猜疑」完全放下了。

這天回到家,我根本沒有留意老婆的存在,而老婆卻提出了一個要求, 她說既然我已經退休,她想回東北一次。

我本來打算跟她說,玩得開心一點,而她卻先說了,想跟我一起回去一 趟。

我心想,老婆這麼多年也只是每天給我做飯,從來沒有對我有什麼要求,我於是答應了一起回去。

我跟網上的她暗示了我們還是先不要聯繫一段時期,我要把自己的意向先搞清楚再算。她沒有表示反對。

就這樣,我跟老婆回去當年第二次相遇的小鎮,居住在同一所旅館。

小旅館原來有一個別館,是一所有 90 年歷史的西式獨立屋。單棟單層,四面採光的兩千多平方英尺一平面大套房,據說是末代皇帝溥儀在偽滿洲國時期的其中一個行宮,以前是不對外開放的,而且封上了圍板,最近經過輕微的保育維修後才拆封。

獨立屋裡面的一切,儘是30年代年最前衛的歐式格局和擺設,四面都是當年才發明了不久的夾層防彈單向落地玻璃,以致屋裡非常光亮,跟囚禁了溥儀前半生、死氣沈沈的紫禁城截然不同。

屋內除了浴室,都沒有牆壁間隔,因為四面的單向玻璃是無論白天和黑夜,都只可以從內看外,不會逆向。獨立屋雖然年事已高,但裡面毫無恐怖感,身處其中的人,反而像是時光倒流、回到30年代、卻逃離過了戰火的法國。

老婆還說因為是前員工,可以在這試用期優先享用,還拿到優惠價格, 房費我不用擔心。

我們放下行李,先回了她的家鄉一趟,十七年過去,周圍的環境,我已經一點印象都沒有,她在家鄉裡已經沒有任何認識的人。然後,我們當天黃昏便又回到了旅館。

我上次因為公務繁忙,沒有閒情逸致細心觀察,這次的重遊,讓我非常 欣喜。

原來整個旅館,是由三棟相連一起、成凹字型,分別叫東、南、西翼、的三層高樓房組成的,南翼大樓中間就是旅館的正門所在,而北面就是一道足有五米高的城牆。北面之所以不住人,可能是因為這裡北風太冷吧。

城牆寬約50米,兩端上方頂部有兩個哨站,城牆中間沒有間斷,沒有 開門或窗戶,旅館的兩個後門,嚴格來說是側門,分別在東西兩棟翼樓 的正中位置。

這三棟樓和一面牆的中間,就是這片正方形草地,每邊長約50米,草地的正中央,就是這所兩千多平方尺的正方形獨立屋,這一切的硬件,除了感覺很「風水」,應該也相當安全,估計當年駐紮的士兵,都住在東南西三棟大樓裏。

我坐在屋子的沙發上,看著外面這棟我們當年第二次相遇的建築物:「西樓」. 它對著內園這邊的門廊. 令我想起跟她的第二次相遇。

我輕輕回頭,向相依然躺在床上的她提議不如來一個重遊舊地。她卻只不停推說有點忙,有點累,有點晚,還有點什麼,還是晚一點再算。

於是我只好獨自出發,瀏覽了三棟樓裡面、依然保留得幾乎一模一樣的「景點」: 餐廳指示牌,餐廳,還有當年從裡面看出來門廊,只可惜如今門廊下面,已經沒人。

本來,回來小鎮這件事,應該是一個對我們婚姻改善的突破點,我們可以來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蜜月旅行,而且,這裡確實是我倆真正開始的地方。但是,我們好像只是換了個生活地點,而她的生活模式,卻依 舊故我。

我們一住已經快半個月,漸漸,套房裡面周圍都已經堆滿了一箱一箱網購回來、來不及打開的紙盒,剩下的生活空間愈來愈少。

白天,我還是獨個到旅館正門(南樓)對面的麥當勞坐著,遠遠看著這所古舊歐式建築物端莊的正門。

閒著無聊,開始每天耳機聽著王家衛電影的原聲配樂,更不知為何,學 習寫起小說來,彷彿嘗試把我們發生過的事,都紀錄一下,可是我始終 不明白,她提議搬回來這小鎮居住的真正原因。

不久之後, 也是由於無聊, 我又在網上跟「她」聊了起來, 沒有聯繫了 幾個月, 感覺久別重逢。

我已經不再介意這是騙局、或者到底是什麼底蘊,我的心可以快快樂樂地跟她在一起,而我卻沒有因為身體出軌而產生犯罪感,這不是很好嗎?

我問過老婆會否願意白天跟我到附近的地方溜達,她沒有興趣。於是我便只需要帶著手機,早上出發,晚上歸來,每天來個不同景點的一日遊。

我首先走到這到五米高的圍牆背後,原來是一個巨型石灘,然後是一個 頗大的湖泊。

在這道圍牆正中對著的湖邊,有一塊側面看似一個:泡了一半在水中的人頭巨石,人面向外,嘴巴還是張著的,好像在不停地吞吐著湖水。

因為湖水是冰水融化而成, 就算夏天, 也感覺冷風陣陣。

我回到旅館正門前面的巴士站,隨便上一輛巴士,在附近較為溫暖的景區遊覽。

往後的一段日子,我彷彿重回到了15年前的光景,每天都沉醉在熱戀的愛河當中,泡到皮膚皺了也不願上岸。

每到一個能上網的地方,我都把所見所聞描述給她知道,她都能猜到我的所在地,然後她回告訴我一些這地方的相關往事。所到用餐之處,每當服務員問我「請問幾位?」時,我都會回答:「我跟我老婆。」

每晚回到旅館獨立屋,看到床上的「軀殼老婆」,都已經在海豚鳴叫,而且已經進入深睡狀態,我便連忙出浴洗嗽,跳上沙發,被窩中與我的「心靈老婆」通著綿綿情話地人睡。

一天晚上,手機中的她突然提起了我倆窮遊世界的約定,我回答: 「好啊,我這十幾年賺回來的錢本來就是打算跟妳花的。」

「但我希望真的擁有一個肉身,可以跟你一起感受各國的風情和美食……。」

我頓時一臉茫然,此時,「軀殼老婆」從後突然出現,她說趕緊要用電話,因為她的電話發生了故障。

她還使勁掀開我的被子。我躲在被窩的頭露了出來,而手機跟手都還在被窩裡面。

她繼續不停地到處找,要我手機,我一手拉著被子,眼睛不停看進被 窩,另一手在裡面設法儘快把通話的證據刪掉。

當她終於拿到我手機時,已經是在關機狀態,她發狂地用我容貌,用我指紋,開了我的手機,衝回了她的床。

我坐了在沙發上,平息了心情,冷靜地站起來,走近床邊,從她背後, 通過手機屏幕的微弱燈光,我終於看清楚手機內容,原來她正在進行網 上的一宗鉅額交易。

我頓時跌入了一個迷離境界, 我伸出雙手, 輕輕伸向她脖子。

她按了「確認」,交易完成,然後把頭別了過左面,同時遞高右手,把 手機還給我,才好不驚慌地發現我在她左邊、快要碰到她脖子的手,她 停了一下,說:「去睡吧,我很睏。」

我返回沙發,再次平靜下來,打開手機,發現我們那個的通信軟件,已經給剷除了。

我回想剛才的片段,不知道是我自己不小心在被窩中錯誤刪除了,還是她拿到手之後,那迅雷不及掩耳間的一剎那的功夫?

我嘗試再把那個應用程式找出來下載,但就是找不到,更發現那通信軟件原來已經停產多年。

那麼,這段日子裏,她是怎麼樣聯繫我的呢? 我陷入了一片極大的腦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蓋過被子,很久很久,才得以入睡。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夢裏,我的手機響起,她終於再次找到我。這次跟以前的不一樣,是視像通話,她的長相跟我們相識的時候一模一樣,而且還是本來的單眼皮。

我高興不已,連隨問有什麼辦法能夠讓她重獲肉身,現在駕馭著她身體 的,又是誰的靈魂呢?

她本來歡欣的表情開始漸變得面有難色,把頭慢慢別了過去,最後還露 出了快要哭出的神情,頭從這一端慢慢搖向另一端,並開始由慢至快地 不停搖頭,不停搖頭,不停搖頭,漸漸搖到五官開始有點移位,開始變 型,最後變成彷如「一副墮樓身亡面容盡毀」的定格。

我尖叫了一聲,驚醒過來,已經是第二天早上,老婆如常為我做好了早 餐。 我坐下在餐桌,她已經吃飽,在這個 30 年代歐陸式裝潢的開放廚房中,準備著下一頓飯的材料。當注視著她那剁著豬肉的菜刀,我不禁開始胡思亂想。

我把早餐「三趴兩撥地」吃完了,慢慢地步到了她身邊,向她示意: 讓 我來幫忙家務。

她把菜刀輕輕放下了在那堆豬肉糢的旁邊,很跩、而且含蓄地看了看 我、看了看肉糢,一副「我已經剁成這樣了,你還能幹啥呢」的眼神, 便轉身往廚房的另一邊去。

我拿起了菜刀,愈來愈握得緊,慢慢一步一步行近她,打算把嘴裡的最 後一口飯咀嚼,吞下了,才下手。

因為如果等一會,手起刀落、人頭掉地時,她依然站著的身軀,可能會 通處胡亂走動一陣,脖子將會如同一個失控的花灑頭,亂噴出血漿來, 肯定濺得我一面一身都是,到時候才把嘴裡的飯吞下,確實是有點嘔 心。

現實中, 她依然還在剁豬肉, 但我卻嗆到了。

就在那兩秒之間,有東西堵住了氣管,我不能呼吸也叫不出聲,只能不停的敲打桌子,引起她注意。可惜,這跟她剁肉的頻率太過接近,她一時間沒有發現我在敲桌子,我的身軀卻正在因為缺氧而慢慢往後墮地。

她還來來回回地忙碌著,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她原來兩邊耳朵都戴著耳機。

我終於倒了在地上, 敲不到桌子, 只能像個雙打摔角選手, 自己快要不行的時候, 一手不停地向拍檔伸手、另一手不停拍打地板, 好讓拍檔前來接力。

然後我的頭部開始橫著,在地上由疏到密、彈了幾下,便徹底再也沒有 了知覺。

周圍漆黑了一陣。

一個醬油瓶的塑料蓋子,從我的嘴噴了出來,她停止了從後對我使勁地施展的摔角招式——熊抱,猛力得我感覺好像有幾根肋骨已經斷了。

她扶我坐了起來,一手遞上溫水,另一手輕輕地掃著我的後背。

我很難想像:這個就是「在幾秒鐘之前還打算冷血地取其首級的人」,我的嘴不禁扁了起來,更哭出了聲,她把我摟在懷中輕撫安慰,我像一個正在受哺的嬰兒,我們就這樣,坐了在晨光熹微撒落滿滿的飯廳地板上。

不錯,我們雖然還未有骨肉,我們不知道何時開始,互相的稱呼已經變成了「爸爸和媽媽」,可能就是代表了我們在這家中的角色,也有可能是我們常常有著的傾向,希望能夠把對方變成的身份。

人們都說男人可以跟沒感情、但有感覺的女人親熱,而女人呢?女人也可以嗎?想著想著,我就是這樣抱著「有感覺的她」而想著「有感情的她」。在溫暖而紊亂的環境中,我跌入了更深入的沉思:

我現在想著的雖然另有其人,但那個是以前的她,本來就跟我相戀的人,這樣有錯嗎?

或者我根本不應該計較什麼是對或錯,而是自己想不想這樣做,儘管有人定義「活著的意義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又有人說「做自己想的事就叫做自私」,但我沒有害到誰,管得它,我自私又怎麼啦。

「人不為己…」呢句說話裡面的「己」,可以有一個更廣泛的含義,那就是指「大我」,而在我倆的世界裡,「大我」就是我倆了。

想著想著,我們應該是什麼都沒有做過…便睡著了。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她扶了我到床上睡,第二早上醒過來,她也早已在 廚房做早餐。

那天開始,我就這樣跟她同床共枕。她可能覺得我已經年紀漸長了,這樣總會安全點。

另外有一點,我一直沒有告訴大家的,那就是:從來,我們都沒有正正 式式地行過夫妻之禮。 你沒有聽錯,是從來都沒有。

我不知道是她對這回事根本不感興趣,還是覺得,反正我對她從來沒有 什麼強烈的要求,不如乾脆就此作罷,親家兩免。

而她很久以前在電話中就已經告訴過我小時候的不幸遭遇侵犯的經歷, 我也早就提議過不如用方法去正面處理,她也嚴正地表示過反對了。當 然,這是她的權利,我又能幹什麼呢?

我看著浴室中自己在鏡子的倒影,我突然衝前,一下子把鏡子打爛了,我才五十多歲,這個就是我的一生了嗎?

她幫我包紮傷口時,我提議說:「我們反正沒有親人,沒有牽掛,不如一起周圍去旅遊,以後別呆在同一個地方。只要能夠上網,妳可以繼續網購,而我可以看到不同地方有趣之處,放進我的以後的小說中。」

她剛放下藥箱,便又如常分秒必爭在手機上競投什麼,根本就不想理我. 只是強作禮貌地對我做了一個「閉嘴」的手勢。

那天之後,雖然我倆已經同床,我幾乎每晚都發著同一主題的惡夢,夢裏是各式各樣的殺妻行動,每次我都極度驚慌地咋醒。

一如卡通片「貓和老鼠」的情節:不停嘗試,不停失敗。例如餵食毒藥;沉船;撞車;炸飛機;假裝成自殺;僱用殺手劫殺;旅遊時推下山崖……,隨著時間過去,相由心生,我的樣子產生了很大變化,任誰一看上去就是一頭魔鬼.

我非常害怕,不但因為夢裏的所有計劃都不成功,過程毫無設計,非常 劣拙,搞到她極度痛苦「吊吊揈」死不了。那些一個個的爛攤子已經夠 恐怖,但我更覺驚嚇的,是我的人性,居然可以如斯泯滅。

我不喜歡這個自己,我不是什麼靚仔,但畢竟是個好人,我總不能變成一頭惡魔,我要把這一切馬上停止。

強作有禮地從床上坐了起來,向身邊的她,冷靜地說了一句:「妳不想 出去旅遊,那麼我自己去吧,我不知道自己最後會到那裡,可能最後會 直接回澳門家,妳什麼時候有興趣便回澳門吧。」 君子絕交,不出惡言。也許我們緣分至此,這樣的結局總比「一個被 殺、另一個被判死刑」好得多。

我換了衣服,拿了證件、手機等必須物品,而她還是依舊一身睡衣,毫無出門的準備。我步近,再嚴正一點地聲明,免得事件好像被我弄得不明不白:

「我覺得我們還是分開一下,如果真的想一起過日子,才再見吧。」

說罷我便輕輕關門離去了,離開了這所傳聞是末代皇帝的行宮,感覺就像他當年終於離開那個原本有可能囚禁他一生的紫禁城,我所差的就是一副墨鏡,一支手杖,還有坂本龍一先生的背景音樂。

旅館大堂時鐘是早上八點十分,我看了看櫃檯裡的大堂經理,他跟我點了點頭,我回以一個微笑,我當時之所以笑得這麼真摯和得瑟,是因為我在幻想著: 他是個監獄門口的獄警,跟我說: 「踏出這一步,就不要再回來了。」

到了街上,旅館正門對面的公車站,我打算登上任何一台最先出現的公車,隨便去那裡都可以。

突然,我看到我老婆從旅館出來,兩邊看看,然後轉左,就正正在我的 馬路對面。才兩分鐘的光景,她換了衣服,化了個淡妝。不太可能吧, 換衣服魔術表演嗎?我衝口而出地低聲叫了:老婆。

她聽得聲音,稍微回頭,一看到我,便連忙轉身急步遠離。我催前,她 起步跑,我再追,她再拐左彎兜了到旅館旁邊,東翼外面。我被拋離了 一段路,不久她再轉左,進了旅館的背後。

因為有車,我墮後只有大概 10 秒,再追上旅館東北彎角的時候,只見她從那塊人頭石上跳了進湖中。

我什麼都沒想,就追上,跟著她跳了進湖中去,她看來已經失去了知 覺,我把她抱著,水流把我們衝進了人頭石的口中,一個洞穴內的石灘 上。我幫她人工呼吸,她緩緩醒來,看了我一眼,我們便親熱了。 這是我們這麼久以來的第一···二、三、四五···次,然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已經停止了這個數綿羊的玩意,失去了知覺。

我醒來的時候,有一條頗大的魚,擱淺了在石灘上。看上去,她的姿勢 有點面熟,我不禁失笑了一下,然後發現她好像快不行了,便趕快把她 抱起,放回到湖水中。她悠然自得地,扭著屁股,從洞口游了出去。

我回頭,跟老婆說:「真的連一步一扭的動態也跟妳…」,才發現老婆不見了,另一邊只有她剛才穿的衣服鞋襪,如衣冠塚地整齊擺放著。

我大吃一驚,看看遠處的魚,不見了,她的手機在她口袋中亮了起來。 我慢慢拿出,版面原來是我倆當年拍給她奶奶看的唯一合照,突然顯示 出一段「沒有來源」的文字信息:

「答應我,今天這裡發生的一切,以後好好藏在心底就足夠了,跟誰都不要提起。因為如果你一旦把這秘密說出,整段記憶將會一點點地在你腦中消失,永遠地消失。」

然後, 這段文字, 閃過即逝。我覺得奇怪, 她人在哪呢?

為什麼她的手機依然是乾的呢?而我口袋中的手機,已經濕透得無法開機。四周看看,湖水裡沒有發現,周圍也不見,我開始感覺非常不妙。 我疊好了她的衣服,跟鞋子一拼拿著,袋好了她的手機,連忙離開洞穴。

沿路跑回酒店大堂,經理說沒有看見她回來,回到獨立屋,也不見她,放下了她的衣服。

重回剛才最後見她的那個湖邊的巨型人頭石,還是一樣,沒有發現。我只好在附近一帶不停的尋找,用她手機版面我倆的合照,四處詢問路人有否見過她,結果毫無發現,天快要全黑的時候,我決定要報警。

警方經過所有的閉路電視翻查,旅館獨立屋,湖邊巨石灘,洞穴裡面,和整個小湖泊的水底進行了地毯式搜索,連夜連日對所有資料多番的蒐證和勘察。

終於,警方發現唯一的可疑人物————我,然後在第三天,將我逮捕。

對於警方的盤問,我表現得非常合作,無論要我覆述多少遍,我都無誤 地把事實原原本本重複地告知,除了那段在洞穴裡,她要求我誰都不能 告訴的秘密。

我只是說:我有一段時間,失去了知覺。

我的手機,因為濕透了,已經報廢。他們依然多番要求我說出老婆手機的開機密碼,這一點我確實不知道。盤問的警官們輪流地用了很多假設性的推斷,例如:「你是否有外遇?你是否在澳門買了老婆的鉅額保險金?你是否殺了你老婆?如果沒殺,她人在哪?」

可能我在潛意識中確實有過殺妻的畫面,以致我的反應就好像「真的給他們說中了」一樣,我知道他們當時馬上就看得出。

雖然還未找到鑿鑿實實的謀殺證據,別說他們,連我自己都覺得我十分可疑。但是,如果真的是我殺了她,我又是怎樣下手的呢?屍體又藏在哪裡呢?我醒來時、為什麼旁邊有她剛剛穿著的衣物?她為什麼非要我保守這個洞穴裡的秘密呢?

她現在到底去哪呢?

我一邊想著,不禁下意識地把頭看了上天花板,三個公安也隨我視線望了上去,然後三人互望,覺得被我戲弄。

接著下來,儘管他們多番的精神轟炸,我都沒有說出湖邊巨石的任何事情。

這是否一個「許得太久的願望,就會成真」的體現?

如果是,「祢」一定是誤會了我,我從來都不希望殺我老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會產生「殺她的幻像」。我從來只希望能夠跟她以後好好的過,如果她不可以變回以前的她,我也願意。我娶了她,她變成了什麼,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我不知道祢是否、在過去十幾年,一直對我默默指引,讓我賺了這麽多的那位。

如果是, 懇請祢、用祢的方法, 把我現在面對的一切, 逆轉過來, 讓一切好像沒有發生過。我只希望我老婆好好的, 就算是整天躺在床上的一條魚, 也無所謂, 其他一切我所擁有的, 我都可以不要。

我突然想起在洞穴醒來時, 放生了的那條魚。

慢著,讓我再清醒地,把實情確確實實地理順一下:

對於洞穴裡發生的一切,是真的,還是因為我被植入的幻想,我到現在,都不能絕對肯定。縱使我的身體,躺臥了在洞穴裡的碎石灘上,及至我醒來時,下半身已經被湖水多番沖洗,所以並沒有留下任何實質證據(無論我的、或者她的都沒有),但那記憶,就是那麼的栩栩如生,歷歷在目。

這是我跟老婆第一次靈魂與身軀的真實交合,史無先例的第一次,也是我 55 年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或者第一至第五…說不定是六次……。 而無論如何,這記憶將會伴我一生,直到我的終結。我就是不能冒上「可能把它刪掉」這個風險。

所以求求祢,我剛才那句「其他一切我所擁有的,我都可以不要。」,可否收回,應該是「其他一切我所擁有的…『減去這段回憶』,我都可以不要。」

人們都說: 情愛從來就是虛幻,而我…就是不願遺忘。

別笑, 我是認真的。

澳門電視新聞:

本澳居民董某,在內地極為轟動的「懷疑殺妻案」,董某被內地公安拘留 48 小時後,昨日已被正式以「謀殺妻子」罪名起訴,今日首度過堂,聽取判詞,被告毋須答辯,並押後於下月續審,以便公安蒐集更多證據,被告於候審期間還押勞教所,不准保釋。

關於董某的行兇手法,公安一直沒有向傳媒公開,至於本案的重重疑點,坊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上一集已經詳細序述過全部案發的經過,並且播出了現場所拍得相關的閉路電視片段。

本宗案件因為涉及中澳兩地司法制度的巨大差異,至今已經成為國際間極度關注的新聞。

有傳媒形容「如果」董某確實是兇手,他肯定是經過非常心思慎密的周 詳策劃,而且能夠在幾個鐘之內,執行得幾乎毫無破綻,天衣無縫,是 一宗「沒有人證,沒有物證,沒有動機,沒有兇器,沒有血跡,沒有不 尋常的體液,沒有環境證供,甚至沒有屍體」的兇殺案。

而董某唯一不能提供的,就是自己的不在現場證明、否則此案可以勘稱 「世上最完美的殺妻計劃」。

老婆的視點:

自從17年前那天,我們等待著村路上的牛群在面前橫過,到最後,終於迎上對方,即使都沒有說出口,我當時就已經認定了,他是我要嫁的人。

我們返回了「他剛剛下車的」機場巴士,坐了一段路,我已經忍不住吻他,我們到了另一小鎮的小旅館。他勸我跟他去澳門隔鄰的珠海,體驗一下是否適合南方的生活。

我考慮了一陣,跟他說,我要先獨自回家,收拾東西和證件,然後我便會跟他飛回去。臨別時,我跟他拍了一張二人合照。

我跟奶奶提出這事,奶奶看著照片,問我為什麼要選他,因為他又不好看,又不年輕,也沒有錢。

我只對自己說了一句: 我嫁給了他, 就要讓他什麼都變得更美好。

當然,我要讓他覺得這些「變好」都是他自己的功勞,因為只有這樣做,他才會活得快樂。

就正如我們東北這邊的男人,每當在館子吃飽埋單的時候,都要大大聲的叫出來,好讓全場都知道錢是誰付的。

這可能就是我在東北相親了好幾次都談不成的原因,因為我覺得男人都 應該是內斂的,自己的本事,自己知道就足夠了。硬要對外表露,只是 因為自己底氣不足,害怕被人看不起。

我老公其實很多方面都很優秀,而在那個方面,是否優秀,我卻無可奉告。嚴格來說,是我虧欠了他。

我按照奶奶的意思,把他從這另一小鎮的小旅館,帶回了村裡,因為奶奶說要見過他本人,才放心把我交付。

於是, 他在我村裡住了幾個星期。

每天,我們出遊,身後都會遠遠跟著一大群村內的大媽,她們雖然看上去都好像在各自閒聊,而當我因為穿了高跟鞋不小心滑了一下,他扶了扶我,我倆就這樣不小心碰上了一丁點,後面的閒聊聲都會即時停止。

當我們恢復正常,意思是雙方保持大概一米橫向距離地步行,後面的閒聊聲才恢復正常。

他低聲問: 「您們村有意大利人的血統的嗎?」

我低聲答: 「應該有吧,村里還有供奉馬可波羅的廟呢。」

我們都互視而笑,笑得幸福,可能在那一刻兩人都意會到,能夠找到一個有共同愛好,而且有默契、就是不用言明,也能夠互相明白的人,而且永遠在一起,就已經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我從小的嗜好,就是下班之後獨個到那些影帶吧,觀看世界各地的經典電影,「教父」兒子回到西西里的這段情節,以前觀看的時候,也產生了疑問:西西里和東北分隔這麼遠,而每當村裡有外人要來娶媳婦,兩地的風土人情何以這麼相似的呢?

沒想到,事隔多年,終於找到知音。

我們就是這樣,在很多方面都會產生同感,彷彿好像本來就是同一思想 的人,不知道什麼原因分身了成為一男一女,而終於隔開了幾乎全國最 南和最北的兩端,又這樣戲劇性地重遇。

晚上,我們兩人睡的地方,當然是被分隔得很遠的。村里的大媽當然不 願人睡地,在兩小屋中間的曠野閒聊。我倆也只好各自在屋子裡網聊, 然後徐徐人睡。

縱使我們婚前一直都沒有幹過什麼,只是偶爾在無人看管之下,他曾經 親過我,碰過我,都被我推開,因為我清楚說明要等結婚之後。

不久,我跟他來了珠海,兩年後,再來了澳門,奶奶過了身,我們結了婚,婚後才知道,原來大家在那方面都是新手,誰都不知道該怎麼做,結果就是笨手笨腳的,最後就像兩頭貓兒地抱著睡覺算了。

在其他方面,比方說:家居的維修和安全問題,他都是個能手,所有能 夠從書本或者網上有教學視頻的,他都是個尖子,功夫比我們酒店裡的 專業老師傅還要厲害。

而唯一就是夫妻間的這回事,可能網上看到的都已經是給老手看的,找不到初學者 101 這類典藏。

加上,他其實並不是一個他以為自己那麼聰明的人,一如前面所說,這一點我當然不會說穿他。

說真的,這些新環境,新事物、新生活,對於我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可能是我 II 歲就開始在這個「永遠不會知道接著下來將會發生什麼」而不是「不用管天高地厚只知道飯來張口」的叢林生存模式裡打滾了多年,沒有什麼「突如其來」的事,對我來說是沉重的。

加上我除了上學,電影,就是看書、和後來的網上自修,遇到有不懂的,手機就是一個圖書館,而在我來了澳門之後,館藏量簡直是無邊無際。

我還透過語音系統,把港澳廣東話的發音練得非常準確,常用詞彙或者 繁體字,也不是一個難題,因為我堅信,只要有心,幾乎沒有什麼是不 能破解的。 婚後不久發生的「他的爸媽意外身故」事件,確實是個意外,但意外發生了便發生了,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把「當中可以發展和好好利用的」加以發揮。

我在後來才無意地知道了,那一百多萬港幣遺產,不算多,但這個確實 是一個「奇異點」,而另外一個奇異點,當然就是影響全球的「雷曼兄弟」事件。

當然,我們可以坐著埋怨這、投訴那,而另外一個選擇,就是主動出擊,不要管這些我們控制不了的,相反,趕緊看看哪些方面我們可以從中製造一些對大家有利益的東西出來。

我當時發現,特區跟家鄉最大的分別,就是土地的極度短缺問題。經過一番網上的研究之後,我覺得「投資房地產」是一個很值得冒的險,因為除非再次發生當年這類世界性和歷史性的「金融災難」,否則,房地產幾乎是「只升不跌」的。

而我不想向他提議什麼,畢竟這是他爸媽的、我應該不知道的遺產,如果不幸發生什麼意料之外的話,會影響到我們的關係。

終於,我想到了一個方法。

自從嫁了之後,我的工作就是照顧家庭,而他每天就是在寫字樓上班。 在家中簡單收拾這些基本動作之後,我每天都有跟他上班一樣多的時間 可以好好運用。綜合了本地各區的房地產資料,我造出了一套投資計 劃。另外,我也從自學軟件,學了很多應用工具。

首先,我只需要向他適當地暗中提示「許多關於投資房地產的好處」: 例如每天回家,他坐下來看的電視,每當廣告出現時,看的都會變成我 「事先利用改聲配音技術」的「廣告」,讓他不知不覺、潛移默化地, 受到了「投資房地產」的啟示。

而在他手機獲得的資訊中, 我都會安排以「文字廣告」或「文字資訊」 的形式, 對他發揮著同樣的影響力。

同時也多次有意無意之間,讓他從網上視頻,或者親歷其境,看到銀行門外的苦主。

不停假扮房地產經紀人的文字「冷電」,讓他慢慢地傾向了「把這筆遺產購買房地產」的想法。

我本來的打算是,當他做出這個人生大決定、購進第一間的時候,便會 開始跟我好好商量,我會稱讚「老公真的果斷英明」然後我們便從此以 後並肩作戰···

沒想到, 他把一切都瞞著我, 自己進行。

我沒有生氣,因為我知道「就算他真的告訴了我,我也會繼續假裝什麼 都不懂地暗中繼續給他提供意見和指引,讓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成功的男 人」就是我的初衷。

因為成大事的人,為的都是「大我」。

我把這個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之後,我更加努力不斷地進行市場的研究分析,然後如常地給他「暗示」。

幾年間,他也辭了原本寫字樓的工作,全情投入了這個「把錢滾大」的 行業。

說真的,如果我把「大我」設定得再大一點,我應該會難過,因為這確 實是對社會不多不少的一個傷害,因為幾年之間,他滾動的錢,已經多 次翻倍。

我因為害怕他有時會做出大意、甚至愚昧的投資,我更從網上學懂了: 在他手機安裝一套完備的全面監視系統。

漸漸,這個系統覆蓋愈來愈廣泛,我知道他每天的行蹤,見過誰,甚至 對方長什麼樣。

我更意外地發現了,他在有生理需要的時候,另一隻手也只是輕輕從我 身後、撫著我已經熟睡的頭髮,我的肩膊…,事後,他會乖乖地、不留 任何痕跡地,把現場清理得一乾二淨,便很快地熟睡得如一頭豬。

其實當首次發現他有這些行為時,我是非常反感的,他到底當我是什麼?可是細想一層,我其實是否應該值得欣慰呢?

我倆在這一方面上,從來都沒有怎麼協調過。

打從15年前第一天他接我回到澳門的家,可能因為太過緊張,他居然 丟了鑰匙,兩人在門外,因為太晚,找不到開鎖師傅,他叫了兩個朋友 來,也幫不了忙,最後等到天亮,鄰居都醒來了,四個朋友中,有個高大的幫忙一腳把門踹開。

他嚷著請朋友們到樓下吃個早餐才上班, 朋友們都識趣地紛紛笑笑地離開「改天吧, 改天吧。」

我倆就這樣嚴嚴地、從裡面把門勉強地閂著,再把衣櫃斜放地頂住,然後便上床休息了,結果就因為太累連續睡了兩天。

兩天後,讓師傅把家門修好,他可能又同樣是因為太緊張,同樣地又是搞到天亮,也進不了另一道門。

我們都沒有不高興,我就把他像嬰兒地抱在懷裡呵護著,然後又**像**兩頭 貓兒地睡著了。

往後,他也曾多番提出,再度嘗試過很多次,可是都沒有成功。我沒有怪責他。然後,他可能出於自卑,都沒有再提出了。

其實每次我發現他摸著我背後的頭髮,和我的背部,幹了那個,我之所以嘔心,可能是因為這舉動勾起了我年幼時當房務員那次的不幸。

有一次,我從鏡子看著脖子上的陳年鑰匙傷痕,我一下子把拳頭捏得緊緊的,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已經下班回來了,從後伸手到我脖子上,我被嚇到了,歇斯底里地回身一巴掌打到他面上,然後不知怎的,自己的眼前黑了一片。

不久,我回了家鄉,而我還是很想念他,但又不想告訴他,我只好因利乘便地每天從他手機檢查著他的行蹤,所到之處,所見所聞。

我發現他的而且確地是個好丈夫,幾個月以來,沒有做過對不住我的事,只是在他有生理需要的時候,他會重新打開我倆那天的唯一合照,另一手拿著手機,完事後還眼帶淚光地親吻著定格了的我。

我知道這樣的「全方位監視」,對誰來說都是一件非常「不人道和不尊重」的事,而如果我的初心的確是為了大家的好,為了確保一切如計劃地、好好地、暗中地管理好家裡的生意,讓這個家興旺起來,這算不算是個優點呢?

可是我深心知道,我們要真正的交合,才能完滿這段夫妻生活,而真正的交合,就一定要心無旁騖。

將要離開家鄉的時候,我想起了我的兒時閨蜜,而因為曾經丟了手機, 失了她的聯繫。

兩人家鄉距離不遠,我於是到了她的家鄉一趟,她的鄰居都說這些年來她就回過來一次,祖屋也已經賣了,誰都沒有她的聯繫。

想著想著,我之所以能夠跟我老公在一起,應該要感謝她。想著想著, 我開始想我老公了。

自從那次從家鄉回澳門後,我跟老公就再沒有分開過,然而夫妻生活還 是沒有正常地過上。

說白一點,我倆從來沒有行過真正的房事。他勸我嘗試看網上心理醫生,或者把不高興的往事跟他分享,而他也告訴了我本來埋藏已久的 14 歲被女同學誣衊及掌摑事件。

我知道過去的創傷. 都會對我們往後的人生造成一定影響。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因為這經歷就永遠讓自己淹沒其中,又或者,就 在這一剎,毅然上岸,然後回頭對它嘲笑「你已經永遠再對我沒有任何 影響力了」。

所需要的就是一個適當的「驚嚇治療」,就好像「打嗝兒」的時候,需要有人突然從後嚇妳一跳,才能停止。

我為什會知道?因為很多年後,有一天,在麥當勞重遇那位失聯了的兒時閨蜜,闊別不到二十年,她已經是一名執業的心理醫生。

寒暄一番後,我無意地發現了,原來我老公也在麥當勞這裡,就在我的對面她的身後隔數張檯那處。

我遠遠看到老公正在跟人講電話,而且聊得頗為激動,我向老公示意過去一起坐,他比劃著他在談論重要事情。

我跟朋友說失陪一下,便走到一邊打開對他的監聽,在耳機聽到他在爭論著組務問題,我便放心收線了。

事後,我這醫生朋友問我們夫妻之間有什麼問題嗎?我很想把問題說出,可是不知道從何說起。

事後,醫生朋友便告訴我這個可以讓夫妻重修舊好的理論「驚嚇治療」,而卻沒有告訴我具體方法「原理就是:驚嚇之後,便可以斷開一直以來讓事情不成功的舊有模式,而且這是性心理障礙的一個經臨床證實的有效療法。」

我看看我朋友,看看遠處還在說著手機的老公,問「妳跟我老公認識的嗎?」

朋友說「當然不,就算是,我也不能告訴妳,有保密原則的嘛。」

我朋友其實已經間接地告訴了我:老公曾經是她的病人。然後她再次地強調「就算是」這三個字。

我當然知道我朋友跟我老公不會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因為我這十幾年都在全方位地監視他的一切。

「恕我多口說一句,其實妳這樣做,對夫妻的關係,是不會有正面效果的。」我的朋友突然說,我假裝不明所以,她看一看我的手機,看看我 老公,表示知道我剛才是在監察我老公講電話。

我向她默認了,也慢慢地說出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還有這件事進行了這麼久,跟房事的一蹶不振,應該是有關係的吧。

她說「這樣做對兩人的關係當然是個窒礙,因為妳知道『他沒有對妳不 忠的同時』,你的心底其實是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對他這樣的不信任, 就是不忠』」

我定眼地看著她,她低聲地繼續:「而妳的心肯定會影響到妳的生理反應,當然也影響到他的生理反應,所以你們就不能成事了。」

我想到這裡,不禁慢慢低頭,然後轉頭遠遠望著依然正在為這個家努力 打拼著的老公,這些年來,雖然都是我在暗中地出謀獻策,而他真正的 汗馬功勞,是不能磨滅的。

那天後,我沒有再對他進行任何監視,也委託了這位從小認識的朋友,對我老公進行一個她口中肯定有效的「驚嚇治療」,還答應了不成功不收費,我當然應允。

心理醫生的視點:

我第一眼看到她,在她奶奶送她到我們小鎮旅館的時候,她看上去跟我年齡都是大概 14 歲,比我還高了一點,後來才知道,她跟我一樣,也是一個才只有 11 歲,卻虛報了大三歲的女孩。

因為都是高個子, 我們被編排到同一個臥室, 我告訴她將來要做一個心理醫生, 她說她要成為一個精打細算家庭主婦, 將來跟丈夫一起努力, 建立自己可愛的家庭。

及後,我們都每分每秒地,各自朝著自己目標,努力進發。

而其實,我的選擇,在我們當時國家的職業分類,是個不存在的項目, 所以我一方面要不停自修,另一方面,我要想辦法往國外去,而這個也 是我當年主動跟家裏人提出要到旅館工作的原因,因為這是我唯一有可 能出國的跳板。

我跟她不同村,但兩村相隔不遠,而我倆的情況也巧合得可怕,都是給 出外打工回很多年,然後告老還鄉、孤身一人的老奶奶檢獲的棄嬰,我 家奶奶在我出去打工後不久便去世了,我後來才知道,她奶奶在她婚前 不久也撒手人寰。

因為都是被獨身奶奶獨力帶大的這個巧合,讓我倆很快便成了閨蜜。

有一次,我們兩人一起收拾一所「類似總統套房的諾大獨立屋」時,被 4個包了獨立屋的流氓客人挾持。我倆拼命反抗,也無補於事,終於兩 人被壓在地上,4人開始行動。 儘管我們已經把附在地上的腿盡量壓緊地板,盡量張開呈大字型,讓他 們不容易把長褲子褪掉,但感覺已經快要失守。

她看了我一眼,便拿出了口袋中的一大抽鑰匙,抵住自己脖子。

我頓時呆住, 手既然不能往後擊打他們, 只好也從身前口袋裡, 拿出鑰 匙照做。

我們來了一個「來生也做好姊妹」的默契眼神,靠近對方的一手互相十 指緊扣地握著,另一手開始拿著鑰匙在脖子上使勁。

不到一陣子, 我感覺到脖子開始有一點疼痛, 開始破皮, 開始流血。

4個流氓正在我們身後下面忙碌,沒有發現。及至她使勁得讓脖子噴射式的爆血,4個流氓慌忙穿褲逃逸。

我沒有理會自己的輕傷,上前按住她的傷口,把已經失去知覺的她進行 急救,她不但沒有完全醒過來,反而依然流血不止。

我發現他們 4 人簡直無法無天,依然守候在外,應該是看準了我們總要 出去這一點。而獨立屋的電話線也已經早給他們拔掉。

苦無對策之際,我幸運地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秘道的開關,我扶她跌跌撞撞地進入了一個地下密室。都市傳說這獨立屋以前是偽滿洲國皇帝的秘密行宮,而從來沒有人發現過這條秘道。

地下密室裡面,有簡單的急救用品,我幫她止了血。

從單向玻璃,我看到4個流氓又回到獨立屋裡,找不到我們倆,於是大肆破壞,幸好獨立屋內外所有玻璃都是單向而且防彈的,他們居然打算若無其事的繼續住下來。聽他們的對話,知道他們是誰誰的兒子,好像做什麼事都不會有後果似的。

雖然已經止了血,但她還是那樣迷迷糊糊,我發現了密室裡面有水電, 但是罐頭已經 80 多年前出廠的,我必須找找看:是否有別的出口。

走了一段路,很容易就找到了出口,我們便從這出口離開了密室,出口竟然在旅館後朝北的圍牆外,湖邊一個中空巨石的石灘洞穴。

利用沙漏原理,我可以從裡面輕易推開厚墊墊的大石門,我扶著依然沒有知覺的她出去了。關上門後,從外面看,根本誰都不會發現。

在陪伴她留院期間,聽說他們 4 個已經因為另外的事給抓了,原因是他們當中誰的爸爸已經失勢。

發現末代皇帝行宮密室這件事,我對誰都沒有說,因為這可能是什麼國家一級秘密,我不想招惹麻煩,當然連她也沒有說,我只是說當她血流不止暈倒後,他們4人便跑了。

其實想起來,那密室的事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我還是用心專注我的學 業,漸漸已經把那地方淡忘了。

她出院後,我俩一起轉到了長春市最大的酒店,十多年後,我俩都成為了那酒店的出納部正副主管。

由於粗略地看上去,我倆長得確實有點像,特別是背影跟走路的姿態。 所以有時候我假扮她,有時候她假扮我,就這樣,讓另外一個可以輕易 外出上學。

幾年的光景很快過去,我倆的半工讀計劃終於如願以償,她念的是工商 管理,我得到了到香港就讀心理學的資格。

我在東北的最後的幾個月,其實已經辭了職,打點好了一切後,我回到了長春市酒店探望她,暫住在她的宿舍房間。

一天,我發現了她,就這樣坐了在房間窗前,外望出窗,毫不在意地弄 乾著剛剛洗過的頭髮。

我隨著她的視線看過去,對面就是酒店二樓餐廳的後窗,大玻璃裏面有一個木訥的、大概 40 歲男人,正在獨自一人在吃早餐,我偷偷他看了她一陣子,心想,原來這就是她喜歡男孩的類型啊。

她終於發現了我在旁邊的時候, 羞愧得無地自容。

她終於願意向我說出關於她這幾天查到這男人的資料: 他是個澳門來這邊做生意的,看上去忠誠、而不太聰明、應該是個未婚的男人。

「未婚?沒戴戒指就是未婚?妳看的外國片太多了吧。」她看來有點不知所措,蠻可憐的。

當時已經是我計劃中在長春市的最後幾天,正準備回家鄉住幾個月,等 到差不多八月初,便要往香港準備九月開學了,於是我說:「其實不用 三天,妳就可以查出真相。」

我答應幫她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覺得:將來我去了香港以後,應該都不會經常回來,而她就只會自己一個人留在這邊。

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有這樣投入的神情,看來她無論如何都應該有個確實的答案,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因為關於愛情,誰都不應該繼續處於這種「彌留狀態」。

我從她口中知道了這男人的生活規律後,我們便每天在宿舍的窗前靜靜觀察。一天,看準了他吃完早餐,準備上樓之際,我們便開始行動。

我已經穿好了酒店制服,突然,她拉著我,停了很久,說:「還是讓我自己來吧」。

於是,她便下樓,從宿舍大樓這邊,經過後門進入了酒店一樓大堂,回頭看著我在宿舍這邊,發過去的手勢信號。

當我示意「他現在要進升降機了」,她才從一樓進入升降機。就這樣, 升降機從一樓升到了二樓時,他便會進升降機來。

就這樣,她一連三天跟他「偶遇」在升降機裡。

兩人都沒有任何作出主動的意圖,說真的,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異類,因為通常這種連續多天單對單升降機裡的一男一女,縱使只是幾層樓,男的如果有興趣,也最少開口搭訕幾句。

我從這玻璃幕牆看進這子彈升降機,知道他只是偶爾有點熬不住誘惑地 偷看了她的苗條身材一眼,然後便很規矩地看回玻璃外那些正在下降的 景物,或者那個沉悶的樓層顯示表板。

結果,幾天過後,我故意用「激將法」跟那個痴纏迷濛輕輕依伏在窗前的她說:「我猜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也應該沒有什麼進展的了,我們不

但查不到他的婚姻狀況, 連他的任何狀況我們也一無所知, 我明天還是回小鎮旅館探望舊同事, 然後再回家鄉, 妳自己看著辦吧。」

她像一頭被棄養的貓兒, 就這樣抬頭看著我。

「他沒有動靜,我也沒有辦法啊。我們本來打算查看他是否已婚,現在 好像連他是否喜歡女孩女孩也不能確定……啊不,其實這一點,我可以 告訴妳,我可以確定的,但我不能告訴妳我是如何知道。」為了他,她 居然破天荒不停地發言。

然後, 我們都忍不住笑了。

「明天開始,就要完全靠妳自己了,這畢竟是妳終生幸福的事,別人總是別人,難道你們洞房那晚也要我的幫忙嗎?」她追打著我,我邊逃跑、邊回頭叫嚷:「妳試試主動進攻吧,看來妳應該這輩子都逃不過他的了,妳看妳笑得多麼淫蕩!」

我們扭打起來,20公尺對面五樓酒店、大玻璃窗前、正在埋頭準備文件的他、當然聽不到,也沒有往這邊看過來。

然後, 我便離開了長春市酒店, 獨自一人, 回到了小鎮旅館宿舍, 去取回我擺放了多年的大件行李, 順便住上幾天, 跟舊同事們聚舊道別。

沒想到,幾天後的早上,她又跟著回到了小鎮旅館來,說自從我離開了 酒店後的第一個早上,她在看準了他吃完早餐,便衝忙從宿舍跑下樓 梯,從一樓狼狽地進入電梯。然後,如常地在二樓跟他「假扮偶遇」, 可是見面點頭之後,她因為太緊張,加上勉強斃住喘氣,居然幫他按了 五樓的按鈕。

到了三樓,她便連忙離開升降機了。往後一天的早上,她簡直不敢再出現去「假扮偶遇」,然後再過了兩個早上,那個男人吃完早餐便自己一人坐升降機。昨天,他更退房離開了。

當她雙手靠後、沒精打彩挨了在門廊旁邊牆壁上,快要哭出來的樣子,問我該怎辦的時候,就在我倆站著的這個晨光照射下的門廊裡面不遠處,他就這樣呆呆地在找尋著、這所古舊旅館的餐廳位置,因為牆壁上的指示牌已經日久失修,誰都不知道上面寫著什麼。

相隔只有5公尺,我才第一次這麼近地看清楚這個男人,周圍的氣氛,頓時變得很不一樣,我不可能再是以前那個隔著窗口鬧著玩的女孩。

而另一方面,作為她最好的朋友,作為一個將來的心理醫生,我本來不應該這麼自身的投人,更應該向她告知:「嘻,妳日思夜想的他,就在妳依靠的牆壁後面幾步之遙。」可是,我沒有。

相反,我趁著她說得投入,不留神的時候,很低調而悠閒地,向「依然正在不遠處看著我、如同見了鬼一樣的」這個男人,簡單地示意了餐廳方向。明顯地、從這個男人的角度,應該看不到面對著我而背靠著在牆壁上的她。

這個男人看來有點僵硬,勉強地轉了身就走,頭也沒有再看回來。

其實從他的角度看過我們這邊來,因為晨光在我們身後的門廊經過我照 往他那邊,所以他剛才應該只是看到我勾勒了光邊一旁的剪影。而且他 只是看到了我的半邊人,因為另外一邊被她靠著的牆壁擋住了。

那麼,這個男人剛才之所以吃驚,是不是因為誤會了「我就是前陣子跟他每天在升降機遇到的她呢?」

可能是因為我們倆女孩一起生活了整整十二年,或者,都是高個子,再加上我們被不同村的老奶奶檢獲的時間都差不多,兩村相隔也不算太遠,我們確實說笑地懷疑過:「其實我們倆是否一對被分開拋棄的雙胞胎」。

因為這些年來,很多人都會認錯我們,不然,輪流替班讓另一個出去上課這件事也實行不了。

我當時 23 歲,雖然已經先後談過幾個男生,但是當自己愈是年長,便愈是愛不上任何一個。加上這些年來,當我的心理學知識愈是豐富,便愈發現男人根本就是「不可能忠誠的生物」,我甚至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異數的存在。

相反,對於眼前這個男人,不知為何,我當時就是有著一個很強烈的感覺,覺得他將會是一個「愛一個人是一輩子,跟妳結婚就永遠不會離婚,不會有任何出軌行為的罕有物種。」

最少, 我應該是很渴望證實這一點吧。

她依然隔著牆壁背向著正在遠離的他,依然滔滔不絕地向我求教: 「他應該已經回澳門了,求求妳告訴我,接著下來我應該怎辦?」

不知道到底是發自哪兒的魔性,會讓我做出一個如此自私的決定: 我伸起來的手, 和準備張開、正要跟她相告實情的嘴, 都同時地停住了。

反而, 我假裝伸了個懶腰, 便咬字不清, 打著哈欠地說: 「焦急什麼了, 要發生的, 誰也擋不了。」

我驚嘆著這種「命運讓他倆總會遇上的神奇緣分」的同時,哄近向她輕輕地說了句: 「別驚慌,我再幫妳想辦法吧。凡事往好的方面想啊,說不定,妳會很快便重遇上他。嘻,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妳會試試主動一點嗎?」她聽後雙眼瞪得大大的。

我繼續說:「如果你們還是那樣誰都不走出一步,那麼上天讓你們遇上多少次,也是徒然。」她沒有等我說完,便惶恐萬分地往另一邊走了。

我看著她遠去的身影,心想「如果人生真的有命運這回事,妳應該是一個命中注定可以吸引到一個好老公出現的人。可是很明顯,就算有好的運氣,也要自己去把握、爭取和維繫的啊,不然就會像現在這樣,從手指縫漏走了。」

頭上有一群鳥兒慢慢飛過,在牠們的角度看來,應該看到呆站中間的我,和兩個正在愈走愈遠的人。

不知道過了多久,一對老夫婦拿著地圖,向我問路。我看看那個男人的 方向,他已經在進入了餐廳,我便跟俩老人家說:不如找個地方坐下來 詳細解說,便前去進了餐廳來。

等到老夫婦的疑問都解決之後,我見他還是呆呆地背向著我獨自一人, 很殷實地吃著早餐,只是不時緩緩地望向餐廳門口,彷彿在等待某人的 出現,於是我便靜靜地坐到了他的另一旁。

發現我的時候, 他好像被嚇了一跳, 然後迅速有所隱瞞。

一句很普通而有禮的開場白: 「我…應該不會打擾妳吧」之後, 他居然 回答上一句: 「妳…覺得妳可以嗎?」

我們都停住了,我心想:「幸好她剛才拒絕了我那個關於『如果他馬上出現會否主動一點』的試探,因為現在這種的情境,換了是她的話,她可能正在哭得厲害,跑著離開,然後一輩子也不能撫平傷口。」

對於他是否把我誤會了「是升降機裡的她」,我已經再沒有打算要搞清楚,而就算我當時真的曾經有過一剎那、要告訴他「真相」的衝動,而都因為「自私」,加上就在當時,我從餐廳窗口看到「她正在旅館大門、對面馬路,上巴士離開了」。

想深一層,「我是否升降機裡的人」,又有什麼關係呢?一切就從今天開始。「我就是剛才不知為何看懂了你心意的人」,不行嗎?

至於我手到拿來,關於「鄉例」的白色謊言,當時撒謊的目的是什麼,我確實也搞不清楚,可能是故意讓她對我產生一點點好奇心,心理學裡面所說的「定一個錨」,目的就是讓他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把我忘記吧。

最後我們交換了聯繫方式,然後他便忙他的,我便坐上「她剛才離開旅館的」另一方向,坐巴士回了我的家鄉,因為我確實需要冷靜下來,釐清一下我往後該做的事。畢竟,再過三個月,當把家裡的事務都處理好,我就要往香港升學,應該不怎麼回來的了。

其實我跟她的家鄉分隔不遠,就在旅館東西兩邊,差不多對等的距離。 可是,那次一別後,誰都沒有主動找過誰。

另一方面,那個男人在幾天後就用通信軟件聯繫上我,不知怎的,我們 便開始了網聊,漸漸變得頻密。就這樣我們斷斷續續地「神交」了幾個 月。然後,終於到了我快要非往香港的日子。

其實我糾結已久,卻沒有跟這個男人說的,就只有「我將會到香港升學、還有我將來要成為一個心理醫生」這兩件事。

也許我一直打算「到時候給他一個意外驚喜」,或者,是我依然信他不過,非要親自暗中從香港到澳門看看他到底「是否已婚」,才再進一步的對他「死心塌地」吧。

天啊,那就讓我賭一把,看看到時候,是「讓他驚喜」,還是「讓我受傷」。

說真的,如果他已經結婚,或者另外有喜歡的人,我會毫不猶豫,馬上 裊然退出。畢竟,升學是我的人生大事,此刻絕非是用來談兒女私情的 適當時候。

於是,愈接近登機的日子,我愈疏遠跟他的聯繫,直到出發的之前幾天,我簡直索性關了機。

及至臨飛的前一個晚上,我重新開機,然後只是簡單地跟他說了一聲「祝你幸福快樂啊」便關機睡覺。

因為,如果我不關機的話,結局就只有兩種: 1.「他不回我」: 然後我整個晚上就會睡不著,等到天亮。2.「他回我」: 然後我們整個晚上就會聊到天南地北不願睡,而在我的對話當中,我還要小心翼翼地隱瞞明天就要南下突擊檢查他這個事實。

第二天大清早,我收拾好心情,什麼都妥當以後,坐下吃完了早飯,把家裡收拾得乾淨,把奶奶的照片好好安放到包裹。

時間尚早,我便打開手機看看,他果然沒有回我,可能昨晚已經太晚,沒有看見手機吧。

我把身上要準備好,隨時要掏出的應用物件,都再檢查一次,例如一個 手抄的筆記本,以防手機丟失,好讓什麼必須的資料都有一個備份。

窗外看到通往機場、每天一班的巴士已經從遠遠的村口慢慢進來,我拿起了行李,頭也不回,便踏出了這個我從小長大的房子的門口。

把門關好, 拖著行李, 漸近快要停下來的機場巴士。

司機叔叔下車來,幫我把大件行李放進行李艙,我回頭遠遠看了看我的房子,我的村子,應該都不會再回來的了,便轉身上車,坐了在司機位後面第一排座位。

有一牛群正在從車頭方向迎面而來,司機叔叔要等待牠們從車身旁邊徹底經過,才能開車。

我不知何解突然心情變得紊亂,我不停告訴自己當到達機場的時候,要用的東西都放在哪裡,才發現,我的手機不見了,應該遺漏了在家中,此時巴士已經慢慢起動。

一輪打門聲後,一對男女僅僅趕得及,從我身後車的中門上了車,機場 巴士稍稍停了停,司機教訓了男女一番,再慢慢開動了,並且從旁邊小 心翼翼地經過了牛群最後的幾頭牛。

正當我打算開聲問司機叔叔,可否等我一下回去取點東西,卻發現身後從中間門剛剛上車的男女,就是他們倆,正在車尾找到位置坐了下來。我回望前方,坐下,不知所措。巴士已經圈速追回浪費了的時間。

我當時思緒已經極度紊亂, 他究竟是:

- 1. 他一直以來同時跟我們倆人分別網上書信交往,還是
- 2. 他一直以來都有跟她交往,而跟我只是書信交往。

我有很多方法可以找到答案的,包括就這樣起來走過去跟他們倆打招呼,但當我轉頭看過去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在後排椅子上親吻了。

於是,我再次跌坐回到座位,看回前面,眼淚開始不停地一直滴下來,好不容易,機場巴士到了下一個小鎮,他們都下了車,我繼續前往機場。

到了香港,幾年過去,努力完成了我的學業。機緣巧合之下,我開始了自己的網上心理質詢服務。一天,我跟他,竟然在網上遇上了。

雖然都不用實名、或者露面,加上雙方都經過聲音處理,而我就是認出了他。我本來想託辭有事,馬上離去,但好奇心讓我不能自拔。

兩節的網上免費諮詢服務後,他把夫妻倆的過去都告訴了我,我非常肯定自己沒有認錯人,我更加確定,他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因為由此至終,他都以為升降機裡,餐廳裡,和最後在村口出現的,是同一個人。

我的心來了一陣劇痛,但我仍能維持專業操守。

他向我說了夫妻倆的互相動粗事件。然後,我引導他憶述了童年時的掌握事件,他的困擾其實已經治癒,我們本來應該再沒有什麼瓜葛,而我就是很想知道,當年最後在村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他說,通信息三個月後,見「她」有一陣子不太主動聯繫,最後還關了機,他便打算按著地址,突發連夜途徑上海北京再轉機飛長春,山 長水遠,就是打算給一個意外驚喜。

第二天早上,他坐機場巴士到了村口,下車,遇到牛群,加上看不懂地 圖、便留了言,讓「她」出來車站接他,結果不到一會,她便出現了。

我差點衝口而出:「你什麼時候有叫我去村口接你?」才想起我的手機確實是遺漏了在家。而在離鄉到香港的幾年後,我回過家鄉一次,看到手機電池已經因為幾番冷熱,嚴重變形,充電也沒用,修也修不了,卡也跟機體熔了在一起。

如今已經事過境遷,看來我追究也是徒然,便跟他道別了。

十多年後,有一次我過來澳門,在一大學代課,回程時遇上全球剛開始的疫情惡化。如果我在當時回港的話,將會需要隔離十多天,這應該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情況。於是我便在澳門住了下來,反正我在網上工作,到哪裡居住,其實都沒所謂。

我很好奇: 十多年過去了, 他們還是在澳門嗎?

不知道是什麼心態,我更想知道的,是他們過得怎麼樣。當我再在網上找他,假裝是十年前網上心理療程的免費跟進服務。他在言談間,讓我感覺到他倆之間有比以前更大的問題,而他就是不願意說出來。

運用語言技巧,我知道了他這些年賺了不少,而且依然瞞著老婆,每天都假裝上班,其實每天都在麥當勞用電腦和手機處理繁重的房產業務。

幾天的功夫,我已經去遍了澳門的每間麥當勞,當我隔著玻璃發現他正 在認真工作的時候,縱使我已經把自己裝扮得更以前很不一樣,而有一 件事,卻原來從未變過。

也許, 當年我們在宿舍看往他的酒店房間時, 我已經喜歡上他。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澳門早上,雖然是冬天,但南方人可能都怕曬,朝陽一邊的窗口位置都是空著。我挑了一個朝陽窗邊的位置坐下,從面前玻璃的反映,我可以遠距離地、看到靠著另一邊、朝陰的玻璃旁邊,正在忙碌的他。

以我這麼多年的心理學知識,他有齊了所有「一輩子都交不上女朋友的單身漢」特質,但是當年我們兩個年輕美貌、學歷出眾的女生,為什麼會幾乎同時喜歡上他的呢?

我當年只是因為「不奪朋友所愛」而輕易放手嗎?

後來在機場巴士上,就算他倆在接吻,我也應該可以挺身而出,而不是「愈滑愈低」躲藏在椅背上吧!

突然,我看見眼前玻璃外面、另一熟悉的面孔。

雖然十幾年不見,但我們的變化都不大,即使都戴著口罩,也一眼就認 出對方來。

她本來在街上路過,發現了我之後,就這樣站著,透過這大玻璃窗互看了一陣,大家都確認了對方,她興奮不已地跑進來。寒暄一番,對話開始變得乾枯,明顯地,可能只有我有事隱瞞,也足以令到氣氛有點尷尬。

我打算趁機查出當年在機場巴士站到底發生了什麼,便先提起這件事的關鍵人物,可是我要假裝什麼都不知道,於是我便隨意地問:

「妳應該結婚了吧?」

「結婚已經有…15年了」

「跟誰呢?我認識的嗎?」

她漸漸好像變得很興奮,不知道從何說起「對啦,說起來,我應該謝 謝…妳…」她突然語塞。

「慢著, 妳不是說…」我假裝不知道地問。

「妳知道嗎?我跟妳最大的分別就是,妳唯物,我唯心,我對事物從來沒有細心考究,我只是接受上天對我的奇妙安排,原來只要我用心祈求,是真的會得到的。」她看來相當興奮。

我感覺一臉莫名,她既然已經得到上天的禮物,為何又落得如此的毫不珍惜呢?

「對呀,就是………那個男人,他……」就在此刻,她居然從我的身後,發現了她老公,他正在很認真地在講電話。

然後,我發現了她「原來有監聽老公的習慣」。

我給了她殷切的忠告後,她願意停止監聽,並願意委託我幫他們改善夫妻關係。

我暗自欣喜, 別說不成功不收費, 就算成功, 我也不會收費, 因為這次 行動, 是為了我自己的。

協調好溝通方式後、我讓她等我通知、便正式開始這個計劃。

我讓她答應我,不要管,也不要過問我會用什麼具體方法,還得依足我的指示進行,要不然,將會功虧一簣。

她同意。

首先,我讓她暗中找機會,在她老公的手機、不明顯的版面上、安裝一個我發給她的通信軟件。

然後,我同時用兩部手機,同時打給他們,經過多次反覆測試之後,我 終於確保了:她已經停止了監聽老公的行為。

接下來,我利用那特製的通信軟件,跟他語音通話,假稱我就是他「那個正在熟睡中的老婆」的靈魂。

其實,當我說出那幾句對白的時候,那強烈的難受感覺,我並不是裝出來的,而當我想到那個更大的、一了百了的目標,我隨即振奮起來,我明白到巨大的成功,是需要更巨大的付出,一切的犧牲,都是微不足道。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再令她找個藉口,讓她兩人搬到我指定的地方暫住————我們當年東北的小鎮旅館。

當那個男人決定要跟她分手,取了證件,輕輕關門,再離開了旅館,已 經躲藏在密室裡多時的我,打開暗門,進入了獨立屋,哄近了睡床上的 她,在耳邊說出了我一早鋪排了的口令,她便進入了非常的深睡狀態。

我扶起她,順便在她床邊拿起了她的手機,和一套掛著的、她外出的衣服,進了密室,安放了她在一張臥床繼續深睡。然後,我換上她的外出衣服,便從暗門返回獨立屋。

經過大堂,假裝付房費,讓大堂經理看到我,以為我就是她,再假裝接電話,其實是為了長時間擋住一邊臉。

走到街上,用同一個方法,我出現了在他等車的公車站對面,以拿著手機的一面向著他。他果然相信了,叫住我,我假裝一看見他,受驚就跑。

拐了兩個彎,一直跑到了旅館後面的巨石湖邊,我爬上了湖邊的那塊最巨大的人頭石,把他老婆的手機放進一個密封袋,袋好在身上,然後留意著身後旅館的東北角落。

直到他終於追到這彎角,肯定可以見到我的時候,我從離開水面 10 米 高的大石上跳下湖中,他果然奮不顧身衝上石頭頂部就跳得遠遠地進入 了水中。

夏天早上的水流,最後把我倆都緩緩地送進了巨大的人頭石張開的嘴——有一半浸泡在湖水中的洞穴。

他把我救了起來,放了在洞穴裡的碎石灘上,幫我人工呼吸,我假裝醒 過來,並開始瘋狂地吻他。

在洞穴裡微弱的晨光下,我們的激情一瀉而盡,管得你是誰,我是誰,只知道世界在這刻就只有你和我,一切都已經足夠。

等到他精疲力盡,倒頭就睡在洞穴裏的碎石灘。我坐起來,輕輕地給了他最後一吻,臉龐上最後的一下輕撫,我便轉身跑進洞穴深處,打開那道誰都無法發現的暗門,進入了獨立屋底部的密室。

床上的她, 依然處於深睡狀態。

我洗了個澡,換了衣服,開始坐在她身旁,低聲而慢慢地開始說了些 話。

老婆的視點:

當我再次醒來時,我就在那獨立屋的床上,不知怎的,好像睡了很久,我周圍不見老公,打開房門,外面攔住了警方的封條。

門外椅子上的警察, 抬頭看著我, 驚呆了。

他們把我的臉遮擋,送我到醫院羈留病房,做了全面檢查,發現一切安好、正常,還說我雖然失蹤了一個禮拜,而檢驗到、我過去每天都有正常飲食、淋浴、和如廁。除了因為多天沒說話,聲音有點沙啞。

我說我大部份時間都是有意識的,但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地方,感覺就好像在做夢,而跟做夢所不同的,就是:感覺非常真實的、自己在吃飯、上廁所、出浴、護膚、上床睡覺……,嗯,還有人在我睡覺時給我講故事,講什麼內容就忘了。

問到我是否記得那個人是男是女,身體容貌的特徵,語氣和習慣時,我 確實一點都記不起來。

當大家都百思不解時,公安把老公送過來羈留病房,他到達時,才掀開了擋著的臉。

看到老公久別重逢的眼淚,我倆相擁而泣。然後,他們多番掩護,暗中 送了我倆回旅館,收拾東西,再背鍋傳媒,送了我們上了在小鎮旅館秘 密通道的公安車,準備到機場回澳門。

公安車離開的時候,我回頭,從車的後窗望向這所小鎮旅館。

17年前,對上一次回到這小鎮旅館的那個早上,聽到她說那句「別驚慌,我再幫妳想辦法吧,凡事往好的方面想啊,說不定,妳會很快便重遇上他」之後,我確實已經嚇得不行了,然後再聽她多說一句:「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妳會試試主動一點嗎?」

我頓時變得萬分害怕, 覺得這樣將會是我一生中最跨不過的劫難, 轉頭就走, 離開了旅館, 上了巴士, 就在這同一條路上面。

往後很長的一段日子,我回了家鄉,有兩三個月,跟她都沒有聯繫,因為我搞不懂,她當時到底是在嘲笑我,還是在鼓勵我呢?如果當時真的回答「我會主動的」,她又能怎麼樣呢?很瀟灑自如地從兜裏把那男人掏出來嗎?

而無論如何,這三個月的沉澱, 我已經跟自己說好, 如果上天再有機會 給我的話. 一定不會輕易放過。這樣看來, 她當時應該是在鼓勵我的。

一天,心血來潮,想要過去她的村子找她,因為記憶中她好像差不多時候要飛往香港升學了。我倆的村子距離不遠,坐摩的也就是 20 分鐘路程。

摩的到了她村口,迎面而來了一輛來往機場、每天只得一班的機場巴士。各在其道,逆向並排,摩的在機場巴士站的對面,幾乎同時停了下來。

我下了摩的,付了錢,從機場巴士後面繞過,站後面不遠就是她的家, 我停了停步,覺得還是先打個電話說一聲,畢竟大家都已經是成年人 了. 互相尊重是必須的。

我掏出手機,身旁不遠處的機場巴士司機下了車,打開行李艙,幫忙一個正在低頭,搬運行李人行李倉的乘客,還問對方「那麼多行李,不回來了嗎?」

我沒有多加注意,因為我發現我的手機的秒錶正在倒數,即將在幾秒鐘 後完全沒電,我儘快按出她的電話號碼,趕緊問車站傍邊的小商店借了 紙和筆,連忙抄下號碼。 向小商店老闆、借固定電話一用,打了幾次,依然沒有人接聽,機場巴士正在準備起步,可是,卻因為從車頭迎面而來的牛群、而緩慢前行。

她的電話依然沒人接聽,我來了一陣短暫的失望,她可能還沒起床吧。

但當牛群來到我面前時,我看到了牛群的另一邊,對面路旁的一個男人,他正在兩邊張望,像在等待著某人的接應。而他的服飾正正就是「當時我每天在電梯遇到的男人那種風格」。

我很好奇地看著他,覺得他應該也是個南方人吧,大清早過來這邊幹什麼呢?

當他終於轉頭看過我這邊來,我終於看清楚他的臉,儘管才第一次近距離看著他的正面,但很明顯,從他看著我的神情,我確定:就是他。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慢慢地步近,到了横過馬路的牛群跟前,我已 經開心得不能掩蓋。

他發現了我,明顯比我更加興奮。當牛群剩下最後幾隻,依然慢慢橫過時,他已經急不及待,繞過牛隻,衝過馬路來,中途他的手機跌地,被牛蹄踩了一腳,稀爛了。他本來打算回頭撿手機,卻也顧不了那麼多,反正都已經碎了,還散落到了污水中。

他終於走到我跟前,伸手打算抱起我,我輕擋了他一下,但想了想,卻 拖著他的一隻手,示意要追上這部依然慢行,剛剛關上了中門,正在打 算加速的機場巴士。

我猛力拍打車尾,他超越了我,跑在前面,雙手掰開了機場巴士的中間門,車終於停下,兩人從中間門上了車。司機喃呢了兩句,繼續開車。

兩人笑得開心,像兩個遲到被罵的小學生,低著頭在後排找得位置坐下來。

差不多同一時間,三個手機有著差不多的命運:

一手機被牛蹄踩得稀爛. 並泡了在牛糞堆裏;

- 一手機遺下了在小商店的汽水機邊上,繼而掉進了冰水;
- 一手機終於從家裡的椅子上,因為震動跌到地上,版面顯示著一條文字信息:

「嘻,我本來想按照妳地址,到妳家來,在妳面前突然出現,給妳一個 驚喜,但是我好像迷路了。我就在妳村口的機場巴士站對面,妳如果醒 來了,就出來接我一下吧。」

導演/編劇: 陳建德

彩蛋:

在離開旅館正在前往機場的公安車上,老公取出一個政府公民袋,打開,把老婆的手機取出來,遞上給老婆。老婆看看老公,瞄瞄手機,趁看守的公安不見,把手機從公安車、氣窗縫隙、輕滑了出去,跌了在街上。

緊緊握著老公的手,把頭柔柔地靠了在他的肩膊,低沉地說: 「我以後一輩子都這樣粘著你,還要手機有什麼用呢? ··········這樣······」

兩公婆對視了一會,她低沉的沙啞聲繼續: 「應該…不會打擾你吧。」

老公的微笑漸漸收起,變得目瞪口呆,看著老婆,眼泛淚光,說不出話。

老婆笑了笑,看出車窗外,不禁奇怪:「自從昨天醒過來之後,發覺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所到之處:醫院走廊;旅館內外;車路兩旁,即使被公安掩護,以外套擋著臉,周圍都是指指點點在看熱鬧的人,不明白他們在看什麼。」

她問老公,老公答:「沒什麼,可能……就是…羨慕我吧。」

老婆說:「羨慕你什麼,懂得人工呼吸很了不起嗎?」老公難以置信,感恩的笑容泛出了淚水。

老婆說罷,好像有點不明白自己怎麼會說出這句話。老公已經忍不住,催前深深熱吻起老婆來。老婆輕輕推開,示意有公安看管著,三人忍笑。

當公安車拐彎的時候,老婆透過另一邊窗,遠遠再回望了旅館正門一下,彷彿在人叢中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孔。可是轉眼又不見了,老公問她見到誰,她說「好像見到一個舊朋友,但可能看錯了,因為在這邊應該都已經沒有什麼朋友了。」

老公隨望過去,沒看到誰。

旅館門口,看熱鬧人叢中,心理醫生看到公安車在臨拐彎時,她的好友 透過車窗、像是心靈感應地、看了看出來。兩人四目交投了一秒,醫生 輕輕點了點頭,含淚、幸福、卻略帶苦澀地微微笑了笑,轉身,便湮沒 了在人海。

【結】